



土地

www.duxiu.com

# 土 地

中南五史选编小组编

\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统一书号：10111·649

书号：2230·698×940毫米1/32·4印张·7插页·45,000字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40,100 定价：(5)二角九分

## 內 容 介 紹

这是中南五史选編的第一輯。本輯选了中南地区的家史五篇。这都是农民的家史。虽然它們所写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省份、不同的時間，但是都控訴了旧社会的罪恶，歌頌了新社会的温暖，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。农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仇大恨、对于共产党的热烈爱戴，都通过朴素亲切的文字表达出来了。这是一本富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报告文学集。

## 前 言

我們选編这套“中南五史选編”，目的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教育。这些文章是从中南五省（区）以及广州、武汉地区部队的报刊挑选出来的。其中有一些发表在北京、上海报刊上，但所叙写的事件是发生在中南地区。

选編的时候，我們拟定了几条标准：一，要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情况，对群众有教育意义。二，要有一定的文艺性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三，文字要通順、流畅。当然，现在选編的只能說大体上符合这些标准。

由于选編的时间比較急迫，选編时閱覽的材料也不够全面，可能有一些好的作品未选編

进来。好在这选编将一辑一辑的出下去，希望各方面继续推荐好作品给我们，使“中南五史选编”越来越来质量越高。

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。

中南五史选编小组

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

## 目 录

- 土地 ..... 王杏元 ( 1 )  
——我的家史
- 十八亩地 ..... 李 准 ( 38 )
- 蒿草山中 ..... 杨肯牧 ( 60 )  
——贫农胡又庭家史片断
- 从乞丐到乡长 ..... 郭景星 ( 71 )
- 血染万乡河 ..... 旭 明 ( 94 )

---

# 土 地

——我的家史

王杏元

## 穷家兄弟

我爷爷叫阿力，是个穷得家无一分地的老实人，他生了七个儿子。儿子多，小房屋住不下，就在村角一块菜园上，搭起一間茅寮，兄弟們就住到寮里去。夏天，茅寮里蚊子嗡嗡叫，沒蚊帳，別說睡，就是坐着也坐不安穩。迫着燒綠叶熏，可蚊子出寮，人也烟得呆不住。只好砍一片棕叶做扇子，兄弟們輪流坐着替大家赶蚊子，有时值班的熬不住睡着了，天

亮起来，个个满身满脸都是红斑点，像出麻疹一样。夏天熬过，冬天怎么办呢？六兄弟，只有一张破被单，天一冷，你拉来，我扯去，怎样也遮不住身。兄弟们只得在寮里烧着柴烤火。有一次刮大风，火星飞到干茅草上，沙一阵，茅寮烧起来了。大哥二哥三哥慌忙跑出寮打水泼火。哪知五弟还在寮里睡。就这样，五弟在烈火中被烧死了。

弟弟死了，兄弟们哭了一场，重新搭起茅寮，立誓不再在寮里烤火了。夜里，就你抱着我、我盘着你，相依为命地熬过夜。大清早，大家单衫独裤，寮外北风呼呼，一钻出草窝就牙碰牙。那时，家里只有一件破棉袄，爹惜子，爹拿着它对兄弟们说：“谁先起床，谁就先穿上；穿上的，得捡一畚箕猪狗屎去卖。”穷家兄弟个个乖，谁都想抢先穿上棉袄捡屎卖。有人一夜心重重，听寮里鸡叫时，就悄悄拿起棉袄走了；有时你醒来他也醒来，弟弟拉住棉



袄：“哥哥，我去檢肥！”哥哥不註：“你睡，哥哥去！”拉來扯去，把棉袄都扯壞了。

干起活來，五兄弟走一起，每人一把刀，上山打柴；每人一個籃，上山采葯；每逢人家收番薯，就每人一柄鋤頭，到地里翻番薯零。窮苦兄弟，每次回家，誰都沒空手回，搞來的東西一籃籃擺在灶前，要媽驗收。媽惜子，惜在心，媽管子，管得嚴，說雖然家窮，要窮得有骨氣。誰若偷了人家一莢豆、一個番薯，她絕不放鬆，非把你打個半死不可，但事情過後，她又背着孩子們流淚……

### 斗米立冤

一年年過去了。大哥二十三歲，二哥二十，三弟十八，四弟十六，六弟十四，七妹阿蘭也九歲了。常言說：十七十八展乾坤，兄弟合力，千把斤的大樹也能抬出山。兄弟們挑柴到墟埔，擺下就占了一大角。但光是力氣有什麼

用？挑柴挑炭，自己沒山；吃米吃薯，自己沒地；鉄肩头，还背不过一个薄皮肚子。比如，兄弟每天百五六十斤出門，每人只有三合米落肚。三合米，煮稠粥吃，填不到一个肚角，干脆煮一大鉢稀的喝，走起路来，滿肚子粥水就咕咕咚咚响。

穷人受气的事还多啊！有些有錢佬见到兄弟們穿得滿身补結，头发蓬乱，常对着爷爷護笑說：“阿力，你这只老羊牯，生这群羊子！啃叶子嗎？”爷爷咬牙不答。有一天，老祖公做忌辰，爷拿了錢，到大乡向地主阿泰粿一斗米，米落袋，付錢时，差了五个銅板，爷說明天才送还，阿泰不肯，爷說那就少粿几合，阿泰凶凶的搶过米袋說：“我家不是在开菜籽鋪！”說着把米倒回。爷爷也恨着轉过別家粿米。一直粿到傍晚鸡上寮，才背着米回家。爷爷带着兄弟上祠堂，一上香，爷爷就高声发誓：“祖公在上，子孙在下。富人看俺家只当是一只狗，

下代子孙，万世要和这些富人絕交！”

父子兄弟上灯吃飯。老二提出：“爹，阿幃那片山，四六分就四六分，三十亩，开起来我家还得十二亩！总比靠扁担好啦！”原来，大多富农阿幃，有一片荒山在村前的大山上，他嫌远，管轄不到，前年曾提出給爷爷开，阿幃出种苗，种起来的果树，开者得四，山主得六。当时爷爷沒答应下来。今日，兄弟們給人家雇工，挑菠蘿到浮山墟，但五兄弟賺得的工錢，还少过村里芽妹子一人挑二十多个自种菠蘿的价錢。兄弟們一比，越是垂头丧气，老二气得把扁担摔在地上說：“我們就是牛！”气未平，回到家里又听到阿泰这样刁难、侮辱，他忍不住了，才当桌提出这門路。这一提，爷爷默不开口，婆婆唉声說：“孩子，你想得倒好，现在穷得一斗米还彙不成，开荒，能空着肚子举鋤头嗎？”老二說：“不开，那不是让它穷得一輩子都彙不成一斗米？”大家靜下了。老三

想一想說：“好不好向富人借些錢做本？”爷爷摇头叹气說：“誰肯借給我們长年債？孩子，今天連五个銅板也餘不上明天呢！”

人穷路短。开荒无本，商量无話。兄弟們回到茅寮，老二睡下床，眼亮亮的想着。他身上像有上千斤石压住似的，他再也不能叫一家人一辈子受穷，受侮辱了。記得三年前，妹子不懂事，倚在大寨門，看富人阿馬的儿子吃鸡腿，小妹看得餓了跟着噙指头，那富人儿子啃鸡腿不淨，就摔在地上，妹子怕狗吃，用小脚踩住，等富人的儿子走了，她才悄悄檢上啃，恰巧給老二看到，心里又可怜，又生气，凶凶的搶上前，把妹子手中鸡骨搶掉，一巴掌打得妹子哭了。他见到她嘴里还有一小块鸡骨，就伸手指把它勾出来，抱着妹子往家里走……他想到这些往事，拳头一捏，坐起来把兄弟喊醒，說：“不要湿柴烧火了。什么債也不借，我和阿三开荒去，大哥和你三个，賺現的塞肚！”

这才是活路！”家里主事說話的，除了爷爷和祖母外，兄弟間，大哥是个綿羊客，打不起火；老二却撑大旗，带头走，蛮有威力。他說罢，拿起鋤头，闖出寮外走了。他一走，兄弟們也跟他走了。

太阳高高，兄弟們在山窝里，割草的割草，翻土的翻土，气势惊人。爷爷上山见着这焰头，很安慰，抓起土质細看，土质很肥，想来想去，把心一横，即下山到大乡去告訴阿幃，阿幃知道荒山有人开了，很欢喜。并說愿意借两担谷子給兄弟們吃。兄弟們拼命开啊！往往到黄昏断黑，才摸着山路回家。祖母是个会持家的人，怕大家肚餓，于是米一半，番薯一半，菜一半。有时还混上細糠，煮上一大鍋給兄弟們吃。兄弟在山上开荒，她老人家把麻絲筐提到山上，一边績菠蘿絲，一面看着兄弟們的鋤头花，乐得嘿嘿笑。

家里沒米了，兄弟們就停下开荒种果树，

荷上扁担出門討賺。这样开开停停，一共熬了一年半，终于把三十亩果苗种下了。爷叫阿樟来分，阿樟上山来，背着手，眨着猴子目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就指着山顶斜坡的菠蘿哇說：

“这一大段給你！”爷爷怎样也不要，說好坏要搭配分。阿樟反臉說：“我出山，出种苗，你白手动一动，得了这大段还不够，攞倒全搶去吧！”这越說越不像話了，兄弟在山上，气得摩拳擦掌，非要把他鬧一頓不可。两家鬧得爭持不下，阿樟就嚷着要到大乡請公亲評理。公亲都是土豪紳士，个个是穿烏长衫、吃白肉的，他們只看有錢有勢，哪管礮仔們生死？公亲们說：“开山时两方虽当面商議过，但一来无凭，二来无証。算啦，好收則收罗。”爷爷抱头痛悔不該自陷騙局，这样分，真是像牵来大牛，只分得牛头一样。兄弟們老不服气，老二气得不作声，“好！我无食，你也別想得睡！”就在一夜里，他帶了大刀，奔上果山。这株一

刀，那株一砍，一夜工夫。把三十亩果苗，砍劈得一无所有。事后阿幺聞知。不用問，就登門找爷爷，爷爷还未开口，老二带着刀，凶凶逼上来，照着那老公亲的話說：“誰砍你的，一来无凭，二来无証，凶手你捉住嗎？”老二亮亮背后大刀，警告說：“老幺！告訴你，我家兄弟是有命沒地方死的！”

### 虎口謀生

这一次，虽沒惹什么祸，但一家的希望打破了，老二再也不在这死穴受罪了，收拾几件破衣褲用浴布巾一扎，溜到泰国去了；老三也跟着闖到汕头，在碼頭抬貨包；老四搵着三洞簫，到外面闖鸡去了。但大家出門不到一年半載，先后空着手溜了回来。回来干嘛行呢？得亲戚介紹，到福建大布寨拜一位泥水匠为师，兄弟們苦心学艺。那时当学徒，得当三年才能“出师”，兄弟学呀学的，到了第二年，就給

一个工头赶掉了。原因是：他怕兄弟們学会了，撵掉他的生意。

这真是走投无路，家里又家徒四壁，难道呆下来活活等死嗎？不！穷苦兄弟从没这个念头。富人吃肉活，糙仔吃糠也要活。老二提議：“到四百岭山挽老虎尾討食！”原来在村里的西面，越过几座山，那里有个四百岭山，大山窝的树木又大又密，阴森可怕，丛林里狼虎出沒，野猪爭路，很少人上落，村里有单身独影入山，被老虎吓得忘魂丧胆的。常話說：“人穷胆大。”兄弟們大刀拿起五把，什么老虎也放在脑外。入了山，就是砍树烧炭。在地上挖个大窟窿，把柴段堆下窟里烧，等烧到八成火色，就用沙土把火炭掩熄，冷后，就装上炭箕挑出山卖。兄弟們挑炭出山唱着“烧炭曲”，入山唱着“无奈歌”，老四的簫子的嘢的嘢和着，虽苦犹乐。

大山窝的树木被砍了，黑油油的土质露出



来，穷兄弟走到什么地方，都和土地发生感情，刨开种山芋头、生姜、大薯。好！不到四、五个月，山芋头每壟挖起一小竹箕，又香又松；生姜挖起来肥肥嫩嫩，每把有三斤多。兄弟們心暖了，喊着要继续开下去，但山主是誰呢？照村人老輩說：这地是山下原有几戶姓馬的，被賊劫后散村去。有人却說大背陈家的，究竟是誰的？爷爷說要过山問問，老二当时大为反对，說这是屁股吊小青蛙，去惹蛇的。管他姓陈姓馬，就說我姓王的。爷爷也觉得寸土难求，假若过山去問，当然就有人来作主了。正犹豫时，朝廷宣統皇帝被孙中山翻掉，黃崗城官府在割人的辮子了。“皇帝倒，江山什么都完了！我家开山！”老二提議，兄弟也叱干！石洞堵起，夜里钻进去住，天亮就动手开，鋤头一下落土，翻起来，心內在宣布：这是姓王的！

穷兄弟就这样烧掉荆棘，打死毒蛇，吓跑

老虎，拼命开荒。大薯、番薯、瓜、豆、芋头、生姜等能吃的，样样种下。夜里的野猪，成群出来，庄稼好吃的给吃个光，不好吃的，撬得七颠八倒。兄弟們設办法，种下一株大薯，就找了三块石片围住，这法子有效，但影响植物生长怎样办呢？挖陷阱，夜里敲破竹筒吓喝，野猪精过鬼，人声听惯了，吓走一阵，轉身又出来。弄得兄弟沒一夜睡得下，大家正愁时，老虎跟着野猪的屁股来了，老虎一来，野猪都跑了。好哇，兄弟这回和老虎交朋友了，夜里石洞門堵紧，呼呼睡个通宵。老二是胆大包天的人，有时听老虎抓到野猪或黄麂，就拿起破煤油箱敲起来，出洞吆喝一阵，老虎慌得把猎物放掉了，兄弟們拉了回来，吃个痛快。

### 誰是山主

父子兄弟六人，跟着老虎屁股轉了两年，阴森森的大山开成一畦畦、一級級的果园。杨

桃、杨梅、橄榄、芭蕉，茂茂长起来，大家欢喜极了。村里的饶仔哥，有人也入山来瞧瞧，称赞之余，也打算来开荒作伴，兄弟們表示欢迎。誰知正在这时候，村里的地主，心也动了，也上山争地，争不下，就串通大乡那烂头阿樟，到大山后的陈厝乡向地主告密。有一天，陈厝乡的地主，带了四个狗腿，带枪提棍过山来，一见爷爷，就指着罵他眼中无人，敢霸占他家山地。不由分辯，就喝打叫捆。老二气得把蓑蓑絲衫喇地脫下，严严指着問：“老爷，你会不会看錯秤星，冒認？姓王兄弟，不是好欺侮的！”他胸部一拍，几兄弟也带着刀围下来。那歪头地主，见兄弟不是豆腐，就轉逼他拿出山契来，老二也叫他拿出山契来。“好！限你三天，到区公所见个高低，不然，这山头就有埋你們的地方！”說着，打着枪，假龙假虎地走了，老二也高声頂住道：“老爷，你別放屁！”

兄弟們虽当面頂硬，但地主提出要山契为

証，哪里有契呢？沒有契，官司一定敗在他們手里。怎办？老二当机立断說：“爹！衙門八字开，你有契也是当成拭屎紙的。我說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家里那头猪杀下，量一籮米煮干飯，会齐全村礮仔哥！要拳要刀，就跟他拚吧！”爷爷指着阿二罵道：“打打打，肚皮能跟牛角碰嗎？”老二不听爷爷的話，他認為：陈家地主，爬过两座山才到这里，本山鷓鴣，終不会咬輸外来鳥。“嘿！孙中山敢翻掉‘宣桶’的交椅！我家兄弟五个，怕他什么！”老二这个溜过洋的，越想胆越大，無論怎样好坏定要跟他拚。他回到村里，东通西透，叫齐礮仔哥坐攏来，商量办法。

礮仔哥們暗中商量这事的时候，村里的地主知道了，即到大乡找那个老秀才浦玉松商量对策。玉松打着手杖到村来了。他是个老訟棍、鴉片鬼，笔尖毒过蛇舌。一到村便上門找爷爷，他板着鬼脯臉說：“阿力，你爭山夺地，

还不知罪，你們要打，嘿！須知官法似炉啊！”爷爷怕事，忙求他想个对付的办法，鬼老秀才见爷爷求他，即憋着喉嚨說：“我没办法，我的笔尖，哪比你家的大刀利！”爷爷知道这个老訟棍的詭計，知道他这种人，叫化子筐里也要抓飯吃的，于是忙向人家借两对龙銀封紅包給他，又买块鴉片給他抽。祖母把家里叫更的公鷄也杀了請他吃。老秀才脯翹着脚，只管收，只管吃。吃飽了还說：“办法？嘿！俗話說：救蛆救虫，勿救世上两脚人。看你們这样厉害，桥过就抽桥板。”爷爷和祖母，都說不敢如此。

第二天，鬼老秀才要兄弟們扶他上山看看，他看了以后，一句也不吭。直到第三天日头上山，还不见鬼老秀才响个屁。这时，老二火了，对爷爷說：“这过味秀才有什么鬼用！我还是杀猪好了！”說着，拿起尖刀，跳入猪栏，把一只五六十斤的猪，抱上放了血，誰知猪声

嘶叫过不久，大乡老秀才就叫人来报，要坐轿上区府平案。老二还是說不要睬他，爷爷怕事情弄大，說得罪外乡富人沒要紧，得罪本乡地头蛇，就不好过。只得借了錢，雇了轿子，送老秀才上区去。說也奇怪，第二天老秀才就打轿回来，說案已理过，无事了。父子莫名其妙，“感謝”之下却暗中偷罵“这条出洞蛇真毒啊”。

### 娶“文种”

老秀才平了案，兄弟安心經營了，过两年，杨桃、桃、李、柚、桔，已开始出利了，生姜也一撬就几十担。兄弟們，总算有了踏脚石了。再过一年，就在寨角盖了两間瓦屋。有了屋，老大娶了媳妇，老二三十六岁了，也该娶媳妇了。祖母一想到老秀才的笔尖厉害，就常在兄弟面前說：“笔仔胜鋤头，你兄弟总算盲目一輩子了，下代子孙如果能識識字多好……”祖母是想，如果娶来的媳妇，有文墨，来传文

种，生下子孙“滿腹詩书”。老年人想得入神入梦了。請媒人找媳妇，說如果識字的，多点聘金也不要紧！深山里人想娶有文化的媳妇，比上天还难啊。要識字的，就是富人“走仔”，作田的哪有这样角色？媒人問祖母：“你是要娶来摆观音，还是要娶来种田？”祖母說：“摆观音也算！反正我家目前还无田！”媒人受祖母重托，探来探去，发现山背刘家村有个姑娘，今年十六岁，自小寄养山外外公家，外公当教师，姑娘在外公那里学了字，会唱潮州歌册，一唱就几天几夜不断声。祖母听到消息，欢喜得坐不下了，但轉想起来，人家姑娘十六岁，儿子三十六岁，这一門亲，一定不合璧。要娶給老三嗎？但哥哥还没有媳妇，弟弟却先結婚，又不合规矩，她老人家想得好苦啊！怎么办呢？祖母正在发愁，誰不知轉年四月，王厝乡一带刮了台风暴雨，把房屋田地都冲坏了，刘家村姑娘那家，屋被刮倒，田地坑堤，被洪水冲坏

了，姑娘无父，手下只有个弟弟，弟弟小，媽媽老，姑娘哪有能为，只急着哭。老祖母从媒婆得知这个消息，忙打发兄弟过村帮助。兄弟們帮刘家修房子，筑土堤，帮个圓滿。刘家老媽，都是千感万謝。这样，老祖母就遣媒求亲，刘家媽也随着答应。祖母欢喜极了，到十二月就把姑娘討上門来。諸位！你道新郎是誰呢？就是我的父亲——老二，新娘就是我的媽媽。哈哈！鬧笑啊！十六岁的媽媽过門，見爸爸老鬍子了，高高大大一个，哭起来了。三日返娘家，硬对着外婆賴死。外婆是个老实人，一听新郎是老二，鬧着嘴說：“是老二，那——那真糊塗呀！我也忘了問，唉唉！那他娘也是老顛倒。”到底是白米煮成熟飯。外婆好家教，媽虽抱怨，但到家来，公婆惜她如至宝，大伯叔叔敬她如亲妹子，爸爸又对她体貼。媽心花开了。祖母要她唱歌册，媽媽嗓子柔柔唱着，祖母一边績絲一边听，欢喜得笑嘿嘿。爷爷听



着歌，嘴含烟管，帮媽烧火，铁钳一敲敲的，帮媽当拍板。大伯、三叔爱听歌，总不好意思围着嫂子听，常常在門口踏出踏入。

### 劫 难 又 起

穷家歌声刚起，鬼老秀才的計謀又来了。他来帖說盖房屋，要兄弟們带着工具，帮他盖房屋去。誰知盖了一間，又說要盖一間，而且这村盖后，又到那村盖。盖的不是高楼大屋，而是平房瓦屋，一連盖了六、七間。你道他才四个孩子，盖这样多的屋子做什么呢？鬼老秀才奸計也就在这里：因为山里土地少，要买田来出租比較难，因此，他到这村謀一小块地板，到那村买一小块地基，盖起屋子，出租給貧苦戶住，立下万年“斗盖”。至于盖房子嗎？兄弟們見他有过“功”，怎样也不敢推却，不惜工力，放开自己工作一間一間的給他盖着。到了第二年四月，梅雨紛紛，兄弟都要办田插秧

去，插秧后，又忙施肥。施肥后，老秀才又来催开工，四月多雨，一般不宜动工，兄弟被催得无奈，赌着气和他盖，砌石呀、夯土墙呀的，谁知土墙夯到快收脊峰了，因墙湿，轰一声，土墙成幅倒下来，老三逃跑不及，被压在土墙里了。兄弟魂飞魄散，慌忙把土翻开，一看，脚手压坏，人也不会说话了，经过急救一番，侥幸也算活着，但变成个残废的人了。兄弟們火了，要他赔血命錢。鬼老秀才见老三沒死，大罵兄弟們是忘恩負义：“你們想发财，我就不要子孙計？来！你家四百岭那片山，是我出錢买回来的，还我！我要出租他人！”說着回家拿出一张山契，当众讀开，說出山界分水，說出是陈厝乡地主阿其卖給他，价錢一千零八十。原来这食人虫，大前年那次到“区府”断案，就造了一张假契，假契造得很奸，除了有年、月、日及中人是誰外，还点了香，把紙焚点成像給蛀魚吃掉一样，又拿到蒸籠里蒸得发

黃變黧！假得維妙維肖。不讀兄弟就够火了，一讀，那就逼虎跳牆了，爸爸一句不說，捏起拳头，非把这个吃人虫打死不可，爸一动，爷抱住、祖母拉住，把他关进屋子里去。

“我家是要活着！咬牙活着！”爷爷后悔給这害人虫害了，一气病倒，临断气前还立誓說：“孩子，听我——活着！……”爷爷带仇带恨死了。爸爸想着爷爷，又看着躺在床上老擂床打板的老三在哀叫，爸忍不住了，拿起砍柴刀，乘夜要收拾老秀才。一出門檻，媽媽拉住他說：“你別放掉我啊……”爸现在有了媽，总要想前想后，不如以前打单身时那样猛直，手軟下了。天昏昏，地茫茫，穷苦兄弟，有苦何处伸，有冤何处訴？……

自此，那片果林被老秀才夺去了，他要租給村里穷人收摘，碗仔哥們不要，他就雇了两个长工上山看管。不久，一个长工叫阿板的，在山里給老虎吃掉，别的长工再也不敢在深山里

卖命了。这样，这片山管理不周，杂草长起来，野藤荆棘长起来……

几年后，兄弟分了家，各有门路，也各有结局：老大染上瘟疫死了，老三成了聋子，老四一去悠悠，后来听说死在澄海路上。我爸爸呢！到五十二岁，积劳成疾，病倒死了……真算是家破人亡。

### 薪火夜曲

爸爸死后，妈妈才三十五岁，大姐十四岁，二姐十一岁，大哥九岁，我才六岁。仇恨遗下来，苦难又遗下来，孤儿寡妇，靠爸遗下来一亩二分地和亩把瘦田，怎样过活？妈妈带姐姐，又是挑工，又是打柴，一日度过一日。夜里，妈妈点着竹薪，唱起歌册，妈妈唱歌，依然像过去一样。村里很多嬸姆嫂子和姑娘们，都到我家来听妈妈唱歌，我家成了个“妇女间”了。村中妇女夜里都得把白天绩下的蒺藜丝烘干，卷

成絲卷。大家就坐下来，一边卷，一边听，媽也要做这项工作，大家就帮她做。穷家妇女，坐满一間，亲如妯娌，听着歌声，忘了疲劳。媽有大家作伴，也忘了痛苦。誰知过了不久，里村地主祥吉的儿子，当了保长，說媽唱歌教唆妇女，唱秦香蓮罵陈世美，是借意罵当今官府，不容分辯，就把歌册統統搜去烧掉。穷家妇人爱听歌，被赶散了。媽不服气，用挑工的錢，再买几部歌册唱，保长不准穷家妇女到我家里听，媽把門关起唱。家里墙壁都裂了小縫，歌声禁不住，隔壁月明嬌的家，就熱鬧起来，大家手中卷着絲，默默的听着。

轉眼我八、九岁了，媽教我唱歌册，我会跟着媽唱了，媽见我唱歌，很欢喜。邻居阿婆阿嫂，都称赞我乖。媽得到安慰，抱着我，撫摸着我說：“不知哪时能給你讀書，能把媽唱坏的歌册头，像老外公一样，把歌句补上。等媽老眼看不见了，你能唱給媽听，唱給阿婆阿嫂

听。”說着，又說出上輩人怎样受苦受难，怎样渴望文化的苦心。我一听，对媽說：“媽，給我讀書，我若能写字，我一定像歌册的人一样，写状到开封府去告害俺爷俺爸的恶人！”媽一剎笑，忙把我的嘴掩住。

我到十一岁那时，媽就送我进村中小学讀書。这間私塾式的小学，是村中祥吉地主主办的，先生是大多老秀才玉松的孙子。我讀書，滿認真，写字也很好，但保长的儿子天天欺侮我，罵我“无父仔”。我起初忍着不开声，他認為我不敢惹他，把我写的字簿拿起来撕掉。我找先生，先生不睬。有一次，竟把我的书本丢下屎缸里。我忍不住了，我把他推在地上，狠狠揍他几下，他哭了。我拿起书包想回家。誰知刚踏出門，先生回来了，一听两人打架，把我拉住，不由分說，拿起山棕教条，像打賊一样，一五一十，教条落在我背上、脚上、手上，打得我在地上打滾、叫喊。他还是打着罵着：“他

媽的！賤貨！”看来他非把我打死不可，我拼命掙脫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媽不在家，挑工出門了，本來媽約我放学回家，就要煮飯，这回遍身痛得難耐，脚手身背，都浮起一条条血索，发肿了，不会煮了。上床睡了，睡一会，冷一陣，热一陣，到傍晚媽和姐姐、哥哥回来，我已发高热了，我乱喊乱罵：“媽媽！我不讀書了，我要到开封府告他！……”媽被我直叫得慌了，流泪了，邻居嬸姆、叔伯，见我被先生打得这样，都很生气，都咒罵那个先生“恶人生恶种”，忙帮媽煲青草水給我喝。第二天热退了，但又病了起来。病好后，我怎样也不上学讀書了。媽含着泪說：“孩子，你要讀下去！这是祖輩的希望啊！”媽教示着，又拿起歌册，唱起“愛学孟母三迁教，断絲教子育儿嬰”的歌句来，我见媽心切，即說：“媽！我到大多讀書去！”

大多学校，离村里七、八里山路，如果上

学讀書，一天来回四次，媽担心我走不了；再一个，不在村里讀，会得罪保长和先生，怕他使暗計。媽为难了，但媽还是牵我上学去，說“小儿荒唐，請先生細心管教。”先生不睬，保长祥吉青面獠牙：“誰是你先生？我把名字早圈掉了。”媽听他这样說，求情也沒用。第二年，媽送我到大多讀書。起初我走路还是滿有劲头，但无奈家里的粥稀，咸菜酸，山坑水冷，又少油水，一天来回二十多里山路，走够累啊！一累，体質虛弱，常常要呕酸水，胃痛，胃一痛就要七、八天才能好，这样功課就赶不上了。我急得哭了，怎么办呢？夜里，媽就点着竹薪火，伴着我，一句一句的教我讀。《国語》本媽能教，算术媽无法教，我乘除算不出結数，媽用一把紅豆，散在桌上，帮我乘，帮我分。为了不受富人欺侮、小看，为了續祖輩心愿，孤儿寡妇，夜夜讀到半夜三更，整整熬了三年，不知点燃了几千根竹薪啊！现在，我



把那时用粗紙印的課本翻开，每一頁的頁縫，还夹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竹薪灰！……

### 愿望实现了

全国解放了，山村里的穷人翻了身啦，我那时十六岁，拿起枪当民兵了。王家乡的地主恶霸都打垮了，活了九十二岁的老秀才玉松，害人无数，被抓起来了，碗仔哥們开会控告斗争他，我和媽不用“写状到开封府去告他”了，我把地主的害人罪恶，写成《仇恨歌》，拿到斗争会上去控告。恶霸王玉松枪决那天，聋了耳的老三叔，扶着手杖，到刑场上，抓起他的耳朵罵道：“害人精，到底你吃子弹死！”

土地回老家，全家乐融融，接着我被群众选上当村干部。过去，媽把我攔在膝上教，现在，党把我抱在怀里教，教我懂得革命道理。媽欢喜得千恩万謝，每逢开会，我在会场上向农民兄弟传达党的指示和政策时，媽在会场正

中坐着，全神听着，不住点点头笑着。我讲完了，媽常拉住我問：“会不会漏掉？”

夜里，当我一空时，媽就拿出歌册，拍一拍說：“阿元，你別忘了你該唱給大家听听。”我說老歌册不好唱，是讲王孙哥儿的事的，跟我們新社会不相称。媽被我說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和媽商量，新社会，新人新事多千万，我們要写新歌唱当今。我写了，写一行唱一行，媽坐在桌边，眼睛閃閃的帮我寻思，嘴唇抖抖的帮我調韵脚。文墨浅，翻字典，母子写通宵，有时写到灯开花，公鷄叫，媽才忙催說：“收了吧，明夜再起鼓。”写好了，即拿到农会唱給兄弟姊妹叔伯嬸姆听，大家一听，都喝采叫好。一张草稿，一人輪过一人唱，唱不合口，我和媽商量改了。工作同志聞知，把稿寄到报社去；当那首《山村民歌》、《馬岭山》在报刊发表时，村里轰动起来，有的高声喊道：

“响地炮呀！我們深山谷底，出个山頂秀才了

呀！”大家欢喜，媽給大家一喝采，泪花泱泱，拿着报纸念：“田地回来，文萍也回来了，好哇，你爷爷、爸爸在九泉闻知，也会笑了……”说着，热泪滴在报纸上。

我当干部，农民兄弟爱我亲如兄弟，但地主、富农却笑里藏刀，想通过媽来拴住我，媽知道这班人都是嘴甜心毒的。有一次，我病了，伪保长祥吉的老婆，拿了一块虎骨胶，上门来，送给媽，说要给我吃，媽一看，劈头推出说：“你这是狐狸在装猫的，多谢了，你出你出！”祥吉的老婆，狠狠走了。

一九五六年，全村合作化了，村子里的山林田地入社了，我被社員推选为社主任，大哥是生产队长，爱人 is 妇女干部，又是农林社的保健員。好哇，媽多乐，五十六岁，背个孙子，还向社里领一头牛看。山林果木评产那时间，媽天天跟我们干部在山上走，当个“参議員”。媽登上大山，见着爸爸兄弟开下那果山

(土改时分給貧农阿福)，现在回到社了，媽欢喜得呆看着滿树紅艳艳的杨桃花，口里喃喃地說：“好哇，統統回来了……你爹、五兄弟，血汗沒白流……”我走过去，只见媽抱着杨桃树在流泪。我問媽：“你伤心什么，別无头彩啦。”媽忙拭泪，拉着我，意重心长的說：“孩子，山大了，主也大了，大家选你当事，你別失了大家所望，一草一木，你都得管好，須知你上輩人，一把土，当一口肉咬啊……”

在旧社会里，穷得家无寸地，那些在地主的土地上受苦受难的穷苦人，现在真有了土地了，而且不是自家一小块一小块，而是多得无边无界。这怎么不叫人珍惜呢？媽的話，貴如黄金。

誰知建社不滿一年，村里一班富裕戶，他們不愿走这条共同富裕的大道，要想走回那单家独戶、到头来还是少数人富、多数人穷的絕路去。地主、富农、受管制的鬼怪，暗中拨火，

社被滾散了，他們幸災樂禍地出社了。他們走，但貧農、下中農不走，大家聽黨的話，再組織、再干，窮人骨硬！貧農社又組織起來了。媽夜夜都跟住我，我們干部在開會，在訂發展生產計劃，媽在聽，在斟酌，聽好的，即說：“后生伙！泡出茶色來給人家嘗，我幫搗爛！”大家哈哈笑，說媽“不服老”。

我們貧農社苦干一年多，果林開出來，山坑田每畝種出一千多斤來，我們勝利了，我們的路走對了！心興興，腳跟硬硬正要往上走，村里退社的人，“投降”來了。貧農兄弟要我寫書，說要寫出我們貧農的氣勢給人家看看，我遵命寫了。書出版后，貧農兄弟接到手，都說：“這是我們的傳家寶！要剪尺紅綢包起來啊。”貧農兄弟歡喜，媽歡喜若狂的說：“毛主席的功，毛主席的德，孩子，你們終于尋到好唱本了……”

苦難的歷史，一去不復返了，一切土地，

宣告万年属于人民公社社員了！人民公社社員也成了文化的主人了。我有时考問媽：“我祖父的愿望，是不是实现了？”媽說：“得到了！”我再考問媽：“我当干部、写书，是不是为我家‘光宗耀祖’？”媽輕輕摆着头。我再問：“媽！你說，我一輩子要怎样做？”媽伸手捫着发髻，摸到髻髻插上的鍍金“如意釵”，插一插說：

“我不能跟你一輩子，你听毛主席的話做总是无錯，但媽到死还說这句话：你千万不可离开大家，要你唱一輩新歌給大家听。”我說：“媽，这个你別挂心，党已早就这样教我了。”

---

## 十八亩地

李 准

“衙門門，朝南开，有理沒錢莫进来。”

“屈死不告状，餓死不揭賬。”这两句話，在豫西一带农民中間，流传得很广。这是广大农民群众，在旧社会里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，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，对旧政权和法律虚伪性的深刻批判。多少戶傾家蕩产，多少人茹苦含冤。多少穷苦群众，把那一线希望寄托在一张状子上，结果是海底捞月，变成泡影；多少家为出一口气，跑遍了各州府县，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言：叫作“有錢就有理！”

下边讲的一段家史，就是讲一户贫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。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杨店区东水头村里。这家贫农姓郝。男的叫郝天才，今年已六十多岁，他老伴叫王静仙，现在也五十岁了，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贫农代表。

王静仙娘家是灵宝县北官头村人。她十二岁那年，因为家里穷，被媒人哄骗着童养到郝家。她在家时，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，茶饭好。可是到了郝家一看，地没一壟，椽没一根，只有三孔破窑洞，一个锅台。那个女婿呢，却是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中年人。郝天才是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，还要养活一个老爹。王静仙看到这光景，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，可是她哭了。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，她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，就像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，要由她亲手捋到头。

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，为人却忠厚老



实，善良勤恳。平常待她像亲兄妹一样。“人心换人心”，渐渐地，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。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，白天挖野菜做饭。煤火台高，她个子低，就搬个小板凳垫着做饭。摔下来，再爬上去。就在这样环境中，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。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：“穷富绕不来，勤懒在自己！只要有两只手，日子再难，苦再大，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！”

就这样，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。哪怕是一碗野菜汤，一捧豆腐渣馍，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的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。

一九三七年，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，要找郝天才家。郝天才胆小怕事，听说来了保丁，不敢出面应付。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，却胆子大，主意稳，就把丈夫藏了起来，自己出面应承。

保丁到了院子里，王靜仙問：“找郝天才什么事？”保丁說：“他有一两八錢銀子的粮，还没完粮！”王靜仙說：“我們家就没有地，哪里来的粮？”就在这时，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，在屋子里喊着說：“唉！咱家地。有十八亩地。光緒三年过年饑，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給川口街的亢保召家了。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。”

經老人这么一說，王靜仙心里扑楞楞地像开了一朵花：“他家有地，还有十八亩地！”听說他家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，一切希望、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。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十八亩地贖回来，穷日子就有个头了。可是就在这一年，川口街的亢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贖地。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、五张嘴，哪有成宗的錢来贖地。这时有人劝王靜仙說：“让人家加点錢把地卖成死契算了！”王靜仙却舍不得，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土，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。正在这时，本村的大地主杨潤三来了。杨潤三

說：“你贖不起我給你贖。你就算又當在我手里。”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楊潤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邊齧着的人，專門訛騙人。可是身薄力單出于無奈，也只好走一步說一步，挪一步近一步，託人家代贖了。成約時，王靜仙防着他耍花招，還親自做了四盤菜請了郭德敏等作中人。寫契約時，她親自磨墨，郭德敏寫字。寫好后，王靜仙不放心，又叫郭德敏念了一遍听了听，言明地當價是四百二十八元，當期二年。其實，楊潤三是早設了圈套，他在代贖地時，已經把這十八畝地賣了二畝作贖價，扎根就打算訛詐郝家的地。

把地當在楊潤三手里后，王靜仙為了在二年后要贖自己的土地，起五更爬半夜，把像針尖那麼一點大的時間都用上來勞動，準備贖地。丈夫平常磨兩個豆腐，現在連夜磨四個，她紡花賣布通夜不睡。打點玉米，舍不得吃，鎖在箱子里，自己吃豆腐渣。又喂了個豬，到

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钱。就这样省吃俭用过了二年，公公死了，也没舍得花钱。到一九四〇年，总算积攒了二百多块钱。

后半年，王静仙就有心去赎地。可是这时村里人都说：“这地你赎不回来了！”“听说杨润三又印了新文约！”王静仙嘴里说：“不怕，千年文约会说话，我有营业执照。”心里却也嘀咕。她想先去探探口气，就到杨润三家里了。杨润三正在场里，王静仙说：“我想赎那地哩！”杨润三脸黑丧说：“不到时候你就赎地？”“你说啥时候才到时候？”“三年！”“约上没写，你把文约拿出来！”“文约不是随便看的。”杨润三说罢，一扭脸理也不理走了。

王静仙气得眼都红了。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说了说，郝天才说：“这人不好惹，就让他再种一年吧！”

王静仙捏着鼻子忍气吞声又等了一年，看见地主家在这块地里派长工又收又种，还收拾

地边地唇，就知道他居心不良。她看见只装没看见，反正到秋后再说。第二年收罢秋，王静仙又去找杨润三了。杨润三正在他家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烟。王静仙进到屋子里说：“我来赎那十八亩地哩，今年三年也多了。”杨润三在炕上躺着装聋卖哑，却不吭声。王静仙催着问他，他却暴跳如雷地说：“说的是五年！你赎什么地！”王静仙也火了，她说：“你把文约拿出来嘛，千年文约会说话！咱们去请个人来当面看看。”“契约不是随便看的！”王静仙这时心一横，她把话拿出来。她说：“杨润三！你怀揣着刀子我早看见了。地你霸着，只管你家吃着喝着种着，就不管人家死活了！咱们说理去。”杨润三说：“随你便！”王静仙这时气得难吃难咽，她就去找原来的中人郭德敏，郭德敏这时还说了句公道话。他说：“这地恐怕你赎不走了。听说人家把假文约都印好了。你看吧，你要到哪里去说理，我给你说句话。”

“娘生身，自生心”，王靜仙虽是个穷人家妇女，却有个倔强不屈的性格。她左思右想，这一口气怎么也难咽得下去。这时就打定主意去告状。她和丈夫商量，郝天才拿不定主意，他說：“咱身薄力小，又沒护面，怕斗不过人家，还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枪！”王靜仙流着眼泪說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也要拼上命出这一口气。他就是一堵墙，咱把它插个窟窿，他也得用把泥再糊一糊；有理走遍天下，总有說理的地方！”

王靜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了。第一次告状先到杨店伪乡公所。乡公所的站崗的不让她进去，說告状得有状子。她只得打听誰会写状子。街上人告訴她李洪門会写状子。她就买了二十根油条，去到李洪門家。李洪門是个农村旧知識分子，听她說了原委以后，就生气地拍桌子說：“这种不平等事太叫人生气了，我給你写！”状子写好后，他自己念了念，

却又害怕了，他再三交代王靜仙說：“你無論如何別對外人說是我寫的。”

第二次又到楊店偽鄉公所，算是見到偽鄉長趙風泰了。王靜仙還特意買了盒紙烟。可是趙風泰嫌烟壞，睬也不睬。他只看了看狀子說：“行了，明天我傳楊潤三來。”

第二天，天不明王靜仙就來到偽鄉公所門口等着。半晌時候，楊潤三才來了！他楞着眼看了看王靜仙，王靜仙也不理他。

過頭一堂，偽鄉長問：“楊潤三，你怎麼不叫郝王氏贖地？”楊潤三說：“地是我買下來的。”王靜仙一听地主反了口，頭蒙了一下，心里像點着了火！她問：“你買地經誰手？”楊潤三說：“是郝柿樹賣給我的。我有文約。”說着把假文約拿了出來。

原來這郝柿樹是郝天才一個同族堂兄，在外鄉流浪幾十年，五六十歲時才回到村子里來。楊潤三用甜言蜜語騙着他說，要給他找個

老婆，就让他写了张假文约，来讹诈郝天才的十八亩地。

其实那乡长已经花了杨潤三的钱。他就故意问：“郝王氏，人家买的是郝柿树的死契地，你怎么诬告。”王静仙说：“他胡说！既然是他的地，怎么我来告他？他既然买了地，为什么管业执照在我手里！郝柿树根本没权卖这地！”

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说：“哎呀！你们这官司真古怪！我调查调查吧！”王静仙说：“这有什么古怪，理是直的，弓是弯的。你叫他把郝柿树叫来，我们当堂对质。”伪乡长却说：“调查调查再说吧！”

头一堂问了个没根没梢，杨潤三更加跋扈了。他扬言说：“哼，她想赎地！她能把这块地赎走，我头朝下走三圈！”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说地主在堂上昧了血心，造了假文约，心里一气一急，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。王静仙从杨店回来，一看老伴眼睛瞎了，摸着墙在门



口等她，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。

地主杨潤三打罢这次官司，回家后却害病死了。可是他儿子杨滿堂比他爹更狠。在杨店过第二堂时，杨滿堂去了。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紙烟，带着几个假中人，声称要和王靜仙把官司打到底。

在堂上，杨滿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柿树卖给他家的。王靜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，杨滿堂却說沒有。王靜仙这时在堂上就罵着說：“杨滿堂，你爹不作好事，短他阳寿四十年！你还想坑人害人！”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杨家的錢，却故意在和稀泥不朝理上問。結果还是推着再調查調查。

从这一堂后，王靜仙往杨店又跑了一二十趟，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；每去一次，总是推着說沒調查清楚不见面。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，就託她到县里法院去告状，可是也有人劝她說：“打官司是个沒底洞，人家杨滿堂有臉

气，不如算了。”

王靜仙想着：我三条大道路走中間，理在我手里，难道說这普天下就沒有个論理地方？

十月間，王靜仙又到伪灵宝县法院去告状了。灵宝县离东水头三十里，还要翻沟越岭。王靜仙是头一次进县城，連东西南北也不知道，更找不着县政府，她没办法，就坐在大街上哭起来。后来碰到一个姓謝的代书老先生，把她領到家里，問明了原委，就代她写了一张状子，領她到伪县法院的小窗洞儿递了进去。

状子递上第四天，伪法院法警来下传票了。王靜仙借了一碗白面，給他烙了三个油饅。誰知道那个法警在她家飽吃了一頓后，一跑到楊滿堂家，一住就是一夜。連吃帶抽大烟，第二天见王靜仙也不理她了。王靜仙心里想着：你們这些狗！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！

又等了好多天，終于算过堂了。楊滿堂这一次也被传到了。一个不死不活的法官在堂上

問楊滿堂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人家贖地？”楊滿堂說：“地是我買的。”王靜仙接着氣憤地說：

“他買的地為什麼沒有管業執照？”那法官却  
不理她，只管問楊滿堂：“經誰手？”“郝柿樹。”

“你能把郝柿樹叫來不能？”“能。”“下堂吧！”  
頭一堂就是這樣又過去了。其實偽法院這樣問  
一下，就是等着楊滿堂送錢。半個月後，楊滿  
堂把錢花足了以後，又過第二堂了。

這一次楊滿堂活動的勢頭很大，帶着幾個  
紳士和訟棍來到縣里，他們胳膊窩里夾着紙  
烟，手腕上用手巾纏着大疊鈔票。王靜仙看見  
只裝沒看見。這一次楊滿堂把郝柿樹和原中人  
郭德敏都帶來了。他用五十塊現洋買通了郭德  
敏，託他說歪嘴話。又許下郝柿樹一身皮祿，  
託他出堂證明地是賣給楊滿堂的。

開堂審問時，又換了個法官。他問郝柿  
樹：“這地是你賣給楊滿堂家的嗎？”郝柿樹  
說：“是。”王靜仙接過來就說：“你什麼時候賣

給他的？你凭什么卖这地。啊，你怕死！你死了是我埋你，还是他杨满堂埋你？你把咱的饅往人家嘴里塞，你就知道这十八亩地贖回来我不能养活你了？！你娘死誰殯埋的？”

王靜仙这一段話把郝柿树說的低头不語，法官和楊满堂都着急了。楊满堂就託法官問中人郭德敏。郭德敏果然倒了口供，他說这十八亩地就是郝柿树卖给楊满堂的。

王靜仙看着郭德敏在堂上对面說瞎話，气得眼里直冒火星。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抓住郭德敏，咕通一下跪在地上說：“郭德敏，当初当地时候，我研的墨，你写的文书。写毕我还叫你念了一遍，到底是卖还是当？我那天做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！他地主有錢給你五十块，我沒錢，今天在这里給你叩个头！你今天不給我說实話，我就死在这里，咱俩都下不了堂！”

郭德敏吓得呆了，也确实理亏，就連忙

說：“你等等，我說實話，這十八畝地是當契，沒有賣給楊滿堂家！”法官這時却在堂上咆哮着說：“郭德敏，你咋又這樣說！”王靜仙說：“哎！他不這樣說你叫他怎樣說？”法官看不可收拾，就紅着臉宣布：“下堂！”自己又先走了。王靜仙却不走，她說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。法警們却說：“到時間了，你走吧！”王靜仙無奈，只得回到家里。

經王靜仙多次跑着往縣里催，总算下來個姓劉的劉副官來調查。他們來“調查”，一來就黏在楊滿堂家里，又是吃，又是抽。吃喝個夠，才來見王靜仙。王靜仙很生氣，可是她還是借了五個雞蛋給他煮了吃吃。那個劉副官說：“郝王氏，他叫我給你解釋解釋。我看叫他加點價，你把地就算賣給他算了。”王靜仙說：

“我要賣地，村里有的是說合人，还用得着請你這外路人當中人！你來調查，不向百姓調查，却一头插在被告家里，這叫什麼調查？”那個

刘副官忙說：“我这就去。”王靜仙又問：

“我还等着过堂，你什么时候回县？”“今天就走。”

那个刘副官走后，又一头钻在杨滿堂家里。王靜仙留心在門口哨着，一直到月亮出来，他还没有出杨家大門。这一夜，王靜仙沒睡成觉，她想着这个調查的不用說又是叫杨滿堂买通了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叫她娘家兄弟借了个毛驢，連夜上县。到了县里，天还没明。城門还没开，她就靠在城門洞下睡到天明。城門开了，进城后，她就在十字街一家飯鋪內，专等着那刘副官。

到了吃罢早飯时候，果然那个刘副官喝得醉醺醺地回城了。他一搖一摆地走着，王靜仙从飯鋪里走出来一把抓住他說：“你說你昨晚回县报告，你怎么沒回来？你住到哪家？”刘副官吓了一跳，忙說：“我昨夜到川口去又有点事。”王靜仙說：“你們說是調查，去調查

的什么？我問你，县里就是派你去給我說合卖地哩？走吧，咱們到法院問一下！”吓的那个刘副官忙說：“我沒說，我沒說！”抽身跑了。

从这以后，伪法院連传問也不传了。王靜仙往县里跑了无数次，递了无数次状子，都像石沉大海。这一年八月十五，郝天才上街赶集去了，一直到日头偏西还没回来，王靜仙在家里担心，就到集上去找他。刚到村里保公所，却见里边挤了一群人，吵吵嚷嚷。王靜仙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地主杨滿堂和大地主郭有山的两个兄弟等一伙人，在逼着郝天才卖管业执照。他們一群人，一个人拿着紙，一个人拿着笔，往郝天才手里塞着說：“你是家里男人，你当家，一百块钱，你把管业执照拿来。”郝天才被逼在墙角里站着喊着說：“我不能卖，我得和俺娃子他媽商量商量。我不能卖！”

王靜仙看到这景象，气得牙关咬得直响。她闖了进去，破口大罵說：“你們真不要脸！”

有理的站出来！这管业执照是我的儿，誰买这管业执照誰給我当儿吧！”杨滿堂这时也气势汹汹地說：“全村人誰敢不抬举我，你个婆娘家敢出口伤人糟蹋我，我要告你！”王靜仙說：“正怕你不告！咱們搭着手背走。”可是杨滿堂却没有去告。

自从鬧了这一场以后，地主的圈套虽然沒有用上，可是却在另一方面暗下毒手。杨滿堂买了个保长自己当着，仗着权势百般敲詐勒索，粮款按人头摊派，沒有地也得出。郝天才瞎着眼睛也得出伙頂差。就在这样残酷压迫下，王靜仙被逼得害了一年多病，忍飢挨餓，把个小女孩子也餓死了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一九四六年，杨滿堂还是霸着那十八亩地不放手，种着吃着根本不理睬贖地这个事。王靜仙这时心里想：为这十八亩地，鬧得家破人亡，这一口冤气到什么时候也得出出！她又想着：你杨滿堂有錢有势，我



惹不过你可陪得起你。我就是打官司打不过你，我到哪里告状，你总得跟上！不能让你这样逍遥自在。想到这里，她心一横，就又到洛阳打官司去了。

洛阳是伪地方高级法院所在地，离灵宝县有几百里。农历二月十四日，王静仙抱着自己最小的孩子，背了十二斤干粮，去洛阳打官司了。她走到村口，正碰着郝柿树在割草。郝柿树因为前二年受杨满堂愚弄欺凌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手，也转变过来，非常痛恨他。郝柿树抱着孩子把王静仙送了十几里，他含着泪对王静仙说：“以前是我没材料，上了杨满堂的当。地是咱姓郝的，根本没卖给他。你去告吧，我替你作证。”

王静仙到了洛阳，举目无亲。找问了两天，才找着了法院。把状子递上后，等了好几天，才算把杨满堂等传来过堂。

洛阳法庭和灵宝法院不同，王静仙看着堂

上边坐的四个人，穿着宽袖子衣服，戴着墨鏡子，一个个都像戏台上的奸賊，心里就有几分担心。

伪法官开始审問了。他問楊滿堂：“你为什么<sup>不</sup>叫郝王氏贖地？”楊滿堂說：“地是我买的，她耍賴訛我！”王靜仙說：“楊滿堂！你是保长，你有錢有勢，你說我賴你，那你有啥凭据？誰把这地卖給你？中人是誰？卖主是誰？为啥老管业执照还在我手里！”楊滿堂却又拿出一张假契約說：“我也有文书，管业执照你当时說丢了沒給我！”王靜仙气得渾身直顫，就把当地情况和打官司前后原委講了一遍。誰知道那堂上的几个法官，也早花了楊滿堂的钱。他們把口供記了几大张，却只是不問楊滿堂。后来他們在法庭上又挤眉弄眼的鬼笑起来，把那几张口供单子，你推給我，我推給你，像拉洋片一样。

王靜仙看到这情况，心像掉在冷水盆里一

样！她想这几个混賬东西，哪像給老百姓問清冤枉的人！她眼里含着泪，咬着牙質問堂上說：“我这官司究竟咋样問？”堂上一个人說：

“你为啥不到你們县里告？”王靜仙生气地說：“我們县里的法院是吃錢卖法，不給老百姓作主！在那里我打不过他，他有錢給法官，我沒錢！”

一句話說得法庭上的人紅了臉，他們咕嚕了一会儿才說：“今天就問到这里，你下去吧！”楊滿堂一听，大着步子下堂走了。王靜仙抱着孩子大声說：“这官司你們今天得問到底，我抱着孩子千行百里跑来，你們不問到底我就死在堂上也不走！”可是那几个伪法官根本不理她，註两个法警把她架了出来。

过第二堂时，楊滿堂已經回灵宝了。人家雇了个律师。王靜仙在堂上看见一个穿着黑狐皮大衣的人，胸前挂着个大牌子在替楊滿堂說話，才知道他是律师。律师說話她也听不懂，

最后只听堂上說，把这个案子判到灵宝县去問。王靜仙知道他們又是推來推去，毫无指望，就咬紧牙关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伪法庭。就从这一天起，她开始明白了：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法院，是为地主劣紳們开設的；她知道了不管灵宝也好，洛阳也好，南京也好，到处是老鴉是一般黑。在那个社会里，錢就是理，理就是錢，有錢无理，走遍天下，有理无錢，寸步难行！

在洛阳打这两堂官司时，正是风雪冷冻天气。每天忍飢挨餓，受冷受冻。她怀里抱着的那个小孩子，因为尿湿的褲子在过堂时冻在脚上，把一只脚生生的冻坏了。王靜仙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回到灵宝家乡，见了老伴，眼泪止不住往脸上流，沒过几天，这个孩子也死了。

一九四七年，人民解放軍打过黄河，这消息像迅雷閃电一样传遍了豫西各县和广大农村；这消息也传到地主杨滿堂耳朵里，可是王

靜仙却还不知道。

有一天，楊滿堂忽然派了張同善和禿子兩個人來對王靜仙說：“以前打官司那個事，不用再提了。不管長短，楊滿堂把十八畝地還給你家，以後保證不惹你了。”王靜仙一時摸不清底細，他想着這平常殺人喝血的楊滿堂，怎麼會變得善了？另外還恐怕這邊有玄虛，就堅持不要。楊滿堂這時卻又打發人來說合，三番五次跑着央求，並且說他可以出一張字據，這地永遠歸王靜仙，決無反悔。

王靜仙和郝天才商議，郝天才也拿不定主意。他只說：“恐怕地主不操好心。”王靜仙心裏想：為這十八畝地，打了幾年官司，餓死凍死了兩個孩子，光央人寫的字據就有一大捆，也沒見個結果。如今既然他低了頭，也或許是他怕打官司了，就收下算了。接着就由郭家生、張同善等作証，把地退給王靜仙家。

王靜仙接過地後，已是秋末初冬。種麥子

赶不上了，她就借了些豌豆种子，种成晚豌豆。每天刨刨锄锄，苗子总算出全了。她满想着这一年能收点豌豆，先还还账，谁知道到第二年春天，解放军东移到洛阳一带，刚刚离开了陕县、灵宝。杨满堂一听說解放军走了，立即带上三个长工，套着犁耙，来犁王静仙这十八亩地青苗。

王静仙这时生了小孩还没满月，一听老伴說杨满堂带着人来犁她的豌豆地，她几乎气晕了过去。她拿起块布包上头冲出門去，在地头正遇着杨满堂。

王静仙說：“杨满堂，你为什么犁我这块地？”

杨满堂怒气冲冲地說：“我的地，我想犁就犁！”

王静仙也忍不住說：“你犁人家青苗，不是割人家头嗎？”杨满堂这时却猛地举起手中的“文明棍”，劈头朝着王静仙打起来。

王靜仙被楊滿堂打倒在地上，打得滿身是血，不會動彈。村里人害怕楊滿堂勢力大，誰也不敢到跟前，還是她娘家官頭村來了一伙人，把她抬到屋里。

王靜仙這時躺在牀上，才明白過來原來楊滿堂怕的不是打官司，而是怕的共產黨！怕人民解放軍！從這一天起，在她的心里點燃起了真正的希望。她雖然遍體鱗傷，可是她總覺得這苦日子有個頭了，天還有亮的時候。

她每天盼望着共產黨到來，盼望着人民解放軍迅速來解放靈寶縣。果然，到了一九四八年，解放大軍解放洛陽等幾十個縣城以後，靈寶接着也解放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楊滿堂又悄悄打發幾個人來對王靜仙說：“地還是你家的，都是街坊鄰居，以前的事千萬別提了。”這一次王靜仙嚴厲地拒絕了。她說：“我不要這地！我聽說共產黨愛窮人，我就等着共產黨給俺分點地吧！”

灵宝县土地改革时候，杨满堂因为作恶多端，血债累累，被人民群众捉拿归案，进行公审。王静仙大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。在诉苦会上，她指着杨满堂说：“杨满堂！你今儿也会站到这儿了！你这个被告怎不花钱活动了？今天这头上顶的天，不是你们地主恶霸的天了！你叫我死，我偏偏没死，共产党救了我。你可还有今天！”她接着把恶霸杨满堂讹诈她家十八亩地的过程，在会上诉了一遍，到会的群众无不切齿痛恨。杨满堂因为恶贯满盈，在广大群众要求下，当场执行枪决。

土地改革后，王静仙大娘家分了房子分了土地。她家原来的十八亩地，她要求分给各户贫农，不要分给她一家。她常说：不是为业为地，是为咱穷人那一口气。在旧社会哪有我们走的路！

村里办农业社时，王静仙大娘家积极参加了社。由于生活不断提高，心情舒畅，郝天才



大伯的眼睛也治得能看见人了。现在他們的儿子宏福是大队會計、共产党员。王静仙大娘經常教育他要永远听党的話，要認真为群众办事，要严防敌人的破坏，保卫住我們人民的江山。

---

## 蒿草山中

——貧农胡又庭家史片断

杨肯牧

中秋节到，蒿草山开湖水，我家隔壁十三岁的猫三同东堤拐十多个小伙伴，进山剥蒿苞去了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忽然间想起了我死去的弟弟……

我的可爱的小弟弟买饼，也是在猫三他们这样的年纪，在中秋节日，在这蒿草山中，丢了性命的。

听父亲说，这蒿草山，原是大莲湖的一部分，一片汪洋。我们的曾祖父从宁乡搬来时，带来了几个蒿苞兜子，种在湖里，几十年，就

长成了这样大片一篙子深的蒿草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湖上的一座绿山。

一九三六年，我家断了粮，我爸爸就去剥蒿苞来吃。他是剥自己种的蒿苞啦，可是，却被当时新任不到一月的团防局长抓去了，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并且吼着对我爸爸说：“嘿！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欺侮到我团防老爷脸上来了啊！我的蒿草山，你剥什么蒿苞！来人，给我打，看他骨头有多硬！”

这个团防老爷姓王名守，满脸色块和麻子，像油过黄油一样，一脸的反光。因为他为人刁毒，人们都叫他“杀猪刀”。听说，他寄爷当兵回来的时候，他想搞他寄爷的枪，就把寄爷骗到一只船上吃酒，等他寄爷醉了，就活活打死，把尸首连夜熬成汤，倾到湖里喂了鱼虾。王守搞到了枪枝，有了本钱，便跑到柳公局去，凭一个狠，七搞八搞当起团防局长来了。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鬼面前，还有什么

人話講哩！我爸爸只好忍气吞声写了“悔过”书，才保存了一条性命回来。从此这蒿草山就被王守霸占了。

年年秋深，看到王守的船，一船一船装满了蒿苞送长沙，往益阳……

爸爸，一个紫紅色臉膛的大块庄稼汉，看着这大片大片的蒿草山，望着这一船一船的蒿苞，他气痴了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啦，想吃蒿苞啵？我去剗。”这是弟弟充滿活力的声音。他十二岁了，两道柳叶眉，又細又长，臉庞略瘦，清秀得叫人喜愛，又不在生人面前講話，人家都叫他买妹子。爸爸媽媽爱他，也就跟着叫他买妹子。

这年倒了围子，我們逃荒出去，七月間才回垸来，沒有飯吃，只好捞些菱角，一家大小充飢。

中秋节，爸爸出去借米去了。弟弟对媽媽說：“菱角留了爸爸回来吃，我們搞蒿苞吃去

吧，摘一簍蒿苞肉回来过中秋。”

“妹子，莫去，王守有人看的。”

“他们都过中秋，看花鼓戏去了，我见的。”弟弟鼓着嘴巴说。

“妹子，你一个人去不得哩！”妈妈终于松了口气。“那里头——”

“我同姐姐一路去，我摘，她剥。”

妈妈想了一下才说：“也好，你先吃点菱角饭再去吧！”可是弟弟不肯吃，还是要留给爸爸回来吃。

临走的时候，妈妈又叮嘱我们说：“买妹子，要招呼好，看见人来了就赶紧走，王守那个人不好惹啦！”妈妈说着，声音打颤了：

“万一王守的人来了，你们就不要蒿苞算了，回来人！免得妈妈挂心啊！”

我们驾着小船走远了，妈妈还立在柳树下望着，望着，一直到我们的鸭划子，进入了蒿草山。

真像挤进了山里一样，芦葦，蒿草，荷叶杆，密密麻麻挤不开。有时，鴨划子就在它們上面擦擦擦，擦过去。篙子插到泥里几尺，扯都扯不出。头頂上，只有花花点点的太阳光穿过密密的蒿叶，洒在我們的身上；天呢，拨开芦葦一看，只有团盘大一块。芦葦尖上，风颯颯地响着，而蒿林里面却没有一点儿风苗。弟弟撑着热了，把背心脱了丢在船里，对我說：

“姐姐，我們快到了。”說完，他用力一撑，惊起了好大一群“刮刮唧”嘭的向外飞去。弟弟看着飞走的“刮刮唧”，懊恼地說：

“唉！傻了！”

我說：“那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那回发大水了，我們沒地方住，到处逃荒，受了多少苦！現在我們把鳥吓走了，晚上它們到哪里困？”弟弟一边划船一边偏着脑壳說，“看，好多鳥窩哪，我們走那边，不要把它們的窩撞烂了。好不好？”

輪到我撐船了，弟弟跪在船头上摘蒿苞。蒿苞真好，在叶子里鼓出来了，就像露在外面的誰家小宝宝的屁股，又白又嫩，弟弟摘了一个，剥了叶子，递給我：“姐姐，你餓了，你吃！”

“你也沒有吃飯呀！你先吃。”

“你先吃，你是姐姐。”

弟弟把蒿苞一撬两节，把头上嫩的一节給了我。

接着，他又摘到一个秋蓮蓬了，丢給我。我知道他也很餓，便撿起来丢給了他。

他这下发脾气了：“要不要，不要我丢了。”

但是，他还是丢給了我，我又丢給了他。

他鼓了一下眼睛，拿起那个蓮蓬就往水里一丢，剥他的蒿苞去了。这就是弟弟的脾气。我只好把船略略一側，拿到了蓮蓬，低着头吃起来。

这蒿草山中，年数年难得来一个人的，蒿

草上、芦葦上好多鳥屎，船下的水又污得吓人，草上有各种各样的虫；螞蟻，手指大一条，芦叶、蒿苞叶像刀，荷杆似鋸，弄得手上横一条直一条尽是血印子，毒水一浸，又痒又痛。弟弟呢，滿手臂都是密密麻麻的血印子了。他不痛嗎？可是他嘴里却还在不停地和我打諢：

“搞得一船，就蒿苞絲、蒿苞丁、蒿苞片都做，还熬点酒，叫爸爸也吃几口……过一个好中秋……姐姐，蒿子放平一些，高了，王守的人会看得到！”

等一下他又說：“姐姐，你說好多鳥吓得一飞，岸上要是有人看见了，就晓得有人哩，我們快点摘，摘滿一船就赶紧回去吧，好不好？”

他真机灵，我蠢，我就不晓得咯号事，只好不做声。

已經摘了一小船了，看看影子，太阳已偏西了。



“姐姐，我先把蒿苞傾到界子上，你就去剝衣子。我再摘半船來，就同你一起走，要得嘍？”

我答應了，他一個人，駕着船走了。

過了一會，忽然蒿草叢里傳來了嚶嚶的響聲，弟弟在蒿草葉里伸出一個滿是血痕的臉，在低聲地喊我：

“姐姐，姐姐！王守來了，快來上船……”

我上了船，他却跳到水里去，對我說：

“姐姐，快駕船走，走老路，易得駕些，篙子放平，看不到的。”

“一起走。”我說。

“駕不動！王守他們駕的蓮划子，會追上的，快，駕！來了！聽，來了！快駕，我躲到水里，夜里，回來……”弟弟顫抖着，眼睛亮了——那是眼淚，但是沒有掉出來，“姐姐，駕！駕呀！”

他立在水里把船一推，我急急忙忙，駕走

了。我的弟弟，他爬开蒿苞草，向那一边游去……

“八月中秋节，两头冷，中间热”，晚上，这深的水，弟弟藏在水里，该有多冷啊！……走远了，我回头从蒿草丛中望去，哎呀，不好了，船只、人影、鱼叉、搭勾、锤篙……四、五件雪亮的铁器在我们原来的那地方晃动。

“哪里？跑了，妈的吊！”一听，就知道这是王守从他那尖牙齿里挤出来的声音。

“跑不出的！总在这方圆几丈里头。”这是那个专门靠算命、卜卦、抽彩头招摇撞骗为生的汪“瞎子”的粗哑的喉音。

“哈哈！好大一条柴鱼！哈哈！”又是王守的声音：“好大一条柴鱼，咯下碰到了吧？我的崽！”

可以听见，这人在着力，一定是标出什么东西了。

“我哩！人哩！我哩——”听到弟弟声嘶力竭的喊声，我的心都碎了。

“哈哈！魚鬼啦，誑話！屙呀屙！”

“咯”的一声，接着是“哎哟！”的絕命的喊声……我知道，一只魚叉，或者錘篙，正又在弟弟的身上……

我大声地喊了起来：“我的弟弟！弟弟，你們冒良心，冒良心……”

“嘿！那边还跑了一条，快去！叉了来！”王守叉在下命令了。

我拼命地撑，快去告訴爸爸，叫他来打这些杀人鬼，救我的弟弟……前面不是一只漁船嗎？撑！撑！我的爸爸！快来呀，爸爸……

一陣姜味把我辣醒，天，黑下来了……

“老弟呢？伢子哎！”是媽媽在喊我。我眼泪像泉涌一样，什么也說不出来——我往媽媽怀里一扑。

爸爸到蒿草山寻弟弟去了，回来的时候，他从袋里挖出来一袋血块，还有一个指头。我

弟弟的指头上，还留有好多蒿草、芦葦叶子和荷叶梗扯的伤痕……

爸爸把袋子一放，阴沉着脸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就悄悄的走了。第二天整天不见他回来，这天晚上，就听说王守的野老婆家起了火，王守那坏蛋被烧死了。

第三天，团防局的汪“瞎子”，就到处传说蒿草山里有一条龙吃人啦；说我那弟弟就是被龙吃了的啦；又说王守的野老婆屋里起火是龙降的灾啦；王守被火烧死，是骑龙上了天啦……

下午，就有人来收送龙费和局长升天费……

只有我爸爸心里明白。那天晚上，他带着我们一家，坐在渔船上走了，从此离开了我们住了好多年的湖边的家，开始了飘泊流落的生涯。我记得那天，在船头上，妈妈还摆着小弟弟冒吃的那碗菱角饭，和平常一样好像还在等他回来似的……

---

## 从乞丐到乡长

郭景星

一九四九年初，何家畷刚刚解放就来了区干部，他们动员我参加青年组（当时的民兵组织）。那时候谁懂得啥叫革命，啥叫阶级斗争？咱只知道何家畷来的区干部，光拣大头子搬，专门收拾地主、老财、坏家伙，见了像我这一号的人，就像过去逃荒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。他们人地两生，咱不近乎谁去近乎他们呢？当时全国都快解放完啦，可咱还不知道，井里蛤蟆没见过多大个天，天底下只知道有个大随州——随县。咱住的何家畷是坏蛋何成濬、何楚材爷们的天下。早知道咱们劳动人民是何

家吸的主人，还用着他来动员。那时候参加青年组，比起人家解放军，实在说不上有什么阶级觉悟，可是就这，也费了不少周折呀。区里有个李政委，他三天两头往我家跑。过去咱这不当人看的人，现在让全区正当家的政委看上了。他同咱吃在一锅，住在草窝，办完公事又来帮咱做活。当时我想：也许上一辈子他跟我有缘分？有一天夜里，正睡的呼呼的，他忽地坐了起来。我问他：“要解手吗？”他说：“不。刚才梦里又去讨了一夜饭……”我忙问他：“你也讨过饭？”“讨过。忍饥、受冻，皮鞭子我都尝过，要不也不会来干革命呀！好兄弟，天快明了，起来吧！”好啦，他这一说，算是扒开了我的苦水口子。

我从小就死了父亲。因为没有田地，父亲卖柴为生，养活一家六口。一天担柴到集上去卖，保长黄龙青要买柴，压价钱；我父亲不卖给他，谁知犯了她的“规矩”，指着鼻子又打

又罵。我父親跟他講理，他的狗腿子抽出扁担就打。那年月人被打死了，还不比杀只鸡，杀只鸡子它也要动弹几下。何楚材說起来是何家的“大人物”，可是他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管，还不让馭里的人管：“打死了活該，与咱們啥相干，誰也不准管这淡閑事。”当时我哥哥十二岁，姐姐七、八岁，我才四岁，母亲怀里还有个一岁多的小弟弟。誰会替俺这孤儿寡母說句公道話呢？父亲已死，剩下这五张嘴怎么办？常言說：石滾轉，穷人吃碗飯，石滾不轉完了蛋。父亲在世过日子就够难了，父亲一死，一家人算是塌了天！母亲日夜的干，勉强支持到那年过了十月初一，山穷水尽，再想不出門路了。只好把姐姐送給人家做童养媳，哥哥給本村地主何光云放牛当小工，最后母亲抱着弟弟扯着我，拷上早預备好的破竹籃子，出門去討飯。

当她拿起門后那根枣木棍时，一下子倒在

地上，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哭呀，哭呀，我跟着母亲哭，弟弟也哭。那时候我太小，总也不明白，指头粗的一根枣木棍，咋会那样重？把母亲都压倒。早起哭到晌午，晌午哭到日落，母亲拉着我三出三进，没有走出大门。天到麻麻黑时，母亲才抱好弟弟领着我从村后走了。那天夜里如果不是李政委说他讨过饭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讲出来，太痛心了！

“穷站街头无人问，富居深山有远亲。”一点也不错呀！何家畝的地主老爷们，恨不得把我家的何字姓一笔勾了。那时只有常常和我家一块讨饭的石家奶奶——如今是公社的五保户，冯家奶奶——灯塔大队民兵连长冯长清的奶奶，算是我们心连心的人。一不沾亲，二不同族，为么事亲呢？“和尚不亲帽亲”，俺是一号的人哪。两个老人的儿子都大了，做活帮工各自营生去了，老人家不愿连累儿子，才拿起了讨饭棍的。母亲拖着，抱着弟弟讨饭实



在为难，常常得到老人家的照顾。有时把我带上跟着她一块讨，就像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，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呀！那时候天天为了肚子，走一垮又一垮，讨了一家又一家，也不记得东西南北了。

一天晌午竟要我姐姐婆家的垮子里了。瞎！母亲一听说，二话不讲，拉着我就走出了垮子。大约急走了一里多路，姐姐哭着赶来了。上去扯着母亲的衣衿，哭着说着，要母亲到家里坐一会，也算是看了女儿！母亲是争气要强的人，没有能力养活女儿长大成人，怎么能够去连累她呢。后来她公公也来了，弄得俺娘儿三个进退两难。没办法，母亲只好低着头，走进了亲家的门口。姐姐的婆婆正在喂猪，明知来人了她看也不看一眼。母亲站在门口，暗暗的对我姐姐说：“唉！傻孩子，不该让我来呀……”姐姐这才喊道：“老媽，我媽来了！”只见她大模大样的说：“稀客，院里坐

吧。”母亲傻呆呆的坐在院里捶布石上，輕輕的拉一拉我：“乖乖，可別說餓，坐一會兒就走。”誰知道人不留客天留客，一句話未完下起雨來了，不大不小滴滴答答就是兩三天，急得母親坐站不安。姐姐的婆婆過來過去都是哭喪着臉，又是缺柴了，又是沒米了，喂豬時把那槽子敲得梆梆响：“人沒得吃的，還得喂你個畜生！”“雨不大濕衣裳，話不多傷心腸”，母親扯着弟弟揹着籃子，我背着爛套子破鍋偷偷的走了。唉！窮人倒了運，買鹽也生蛆，走出塋子不到二里，大風大雨迎面來了，把我連人帶東西一下子刮到路邊水溝里，破鍋打成了四瓣，母親急忙去拉我，也顧不得弟弟受淋了。就這樣泥里水里，拖着拉着，到天黑才走到一所破廟里。進廟門我就把全身的衣服都脫下，搭在棍上晾，母親把弟弟抱在懷內暖，一處一處的擰下身上的水，衣服脫不下來，再窮她是个婦女呀！

云彩裂开了縫，月亮露出了头，我看见母亲脸一怔：“呵！今格是八月中秋哇！”說罢母亲全身发抖，一下子靠在墙上，再也沒有气力揪身上的水了。八月十五，父亲被打死整整一周年了……母亲忽然不像往日那样疼我們了，把赤光肚的弟弟丢在墙角也不去管。我只好抱着弟弟睡，当时我才五岁多，按如今正是住幼儿园的时候，可是那时候母亲不管，我再不管，誰管他呢？过了一会，母亲解开捆东西的繩子，看了看我俩，不声不响的往后庙里去了。誰知道她是……唉，我真是个大傻瓜。

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在团圓，沒有人留討飯的过夜，石家奶奶和馮家奶奶也趁着月亮光，赶到庙里住。进庙門看见俺兄弟俩光肚肚的抱着睡，就連声問：“你媽哩？”“我媽不管我兄弟，拿根繩子到后庙里去了。”只听两个老人“哎呀”一声，慌里慌张的往后庙里跑。母亲被救了。回头来两个奶奶把俺兄弟俩，一人抱

一个，抓着剩饅剩飯，一个劲的往我兄弟俩嘴里塞。一面数道着我媽：“你死了就不心疼孩子？！唉！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往后哇，再不許你寻短见，把孩子养活大就是你的福……”

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們像一家人一样，一同睡在菩薩神架下面。这是因为老和尚不要討飯的乱睡，怕弄髒了地面，“善人”們不来求佛，神架四周是短围墙，睡在里面外面看不见。刚刚爬进神架下面，猛地想起我的湿衣服还在棍上晾着，爬起来左找右找不见了！月光下我看见一条狗在牆角下吃东西，我拿个砖头把狗子赶跑一看，嘻，原来是撕我的烂衣片。这衣片是母亲在乱草崗上捡来的呀！唉，人到这一步，不光是地主、恶霸、族門、亲戚，就是狗子想怎么摆布你，你也得受！如今想起来，那时真憋气！

其实那时候討飯的，何止我們这几戶，成千上万的穷人都是忙天給地主种田，闲天出外

討飯。我八岁那年随县是个大荒年，我兄弟俩瘦得黄皮包骨头，肚子鼓的透明，那真是走路的气力也没有了。母亲就更不用说了。走一家靠在门口歇一会，讨一户讨不到一口，财主家把门杠得紧紧的，庄稼户把草根树皮都吃了，谁家还有东西给讨饭的呢！越是荒年，讨饭的越多，越多越讨不来。乡里讨不到，到集上，集上没人给，又讨到随州，到了随州城讨饭的就更可怜了！大街上你看吧，瞎的，拐的，屋檐下躺的半死不活的。有人饿急了，夺了人家一块红苕，被打得顺头流血。坐轿的，骑马的过来，一下子把讨饭的撞得东倒西歪。唉！那真是个活地狱！

就在那年冬天，俺母子三人困到随州城隍庙里了。母亲病得不能动，偏偏又下了大雪，又冷又饥。我和弟弟去扒饭馆洗碗沟里的饭菜渣子，谁知沟里也上了冻。这真是叫天天不应，求神神不灵，眼看俺母子三人就要给城隍

爷当小鬼了。母亲不忍心看着孩子餓死，便求老和尚把我卖给人家，一来让我讨个活命，二来换几升粮食，一家人也许能躲过下雪天。老和尚当中人，说明三升豆子一升谷，改名换姓，死活不究，还不许母亲来看我。临走时母亲哭成了泪人，舍不得我走，老和尚在一边发脾气：“荒年乱世的，人家要多少娃子路上捡不来？这又给豆子又给谷，再迟疑人家把东西收回去，不要他了！”正在为难处，嘿！你猜是谁来了？又是石家奶奶呀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问道：“大师父这是为么事呀？”我一见是石家奶奶，哇的一声，一头栽到老人家的怀里！石奶奶问清了缘故，忙把粮食还给了老和尚，不知说了多少好话，石家奶奶还给他磕了几个头，才算退了人契。

石奶奶半说半劝地对我母亲说：“何家弟媳呀，我说你咋这样糊涂，把孩子卖了不是白送死吗？日后你咋对得起他爹呀？”

母亲上气不接下气的說：“我，我……”

“別說啦，收拾一下走吧！”石奶奶伏在我媽的耳边小声說：“有救啦，从河南来了一帮討飯的，領着几百人‘吃大鍋飯’，馮家奶奶給咱上了名字，跟着他們到哪里都有咱的一份，快走吧。”我把母亲从神架下搀出来，石奶奶抬头看見那尊大怪神說：“唉呀！怪不得的，你咋住在五閻君神架底下……”日子不好过，老人家总是怪这怪那，其实那时候就是睡在五閻君头上，沒有組織，沒有党，貧雇农也翻不了身呵！

河南来的討飯的，光領头的就有几十个，把湖北的討飯的弄到一堆，按人口开了个总名单，三四百人結成队，专找大地主，領头的到財主門口把条子一貼，就坐在門口，后来的跟着坐，越坐越多，人多势大，再狠的地主也不敢不給，不給就給他来硬的。俺娘儿三个走的慢，常常赶不上，不过到底穷人顧穷人，去晚了大伙給留的更多些。一天找个两三家大地主

就差不多了。有一天到了一戶余团总的門口，他家有錢有勢，誰也不敢惹他，我們从早坐到晌午还不见他開門。領头的从門縫里一望，只見里边正在喝酒划拳，有人嚷道：“把門給他推開！”推開了門，大伙一拥而进。余团总的十几个护兵，拿着盒子枪对着我們。上年紀的老大娘、老大爷見事不好，都挤到前边，用头顶着他們的盒子枪。有个狗腿子朝天上开了一枪，嘩啦一声，墙上屋上几百人全拥上来了。余团总慌了手脚。两只手摆着說：“慢來，慢來。”对他的勤务兵說：“開倉，給他們弄几斗粮食。”領头的說：“討飯的不要老爷的粮食，只求吃頓飽飯。”余团总說：“那也好。諸位到外边等吧，我这屋里坐不下。一頓飽飯我姓余的管得起。”那天大伙吃的是干稀飯，一餐吃了二石八，連晚飯都捎帶了。

“吃大鍋飯”，实际上就是討飯的組織起來，对財主的“关門主义”作斗争的办法。可



惜那时候我們都沒有覺悟，也不懂革命，只是吃一頓算一頓。

两三个月的春荒就这样度过了，豌豆开了花，討飯的要回家。几个月来湖北和河南来的穷弟兄成了一家人，除了說話口音有些不同，別的没有什么两样。临分別时老的少的都舍不得，大伙流着热泪說：“啥时候再见面哪？”“只要餓不死，将来总有见面的时候……”

过去我們这一方的人，常常罵河南人是“畜子”——野蛮。河南人也罵湖北人是“小猪头”，不可結交。說來說去还是統治階級的鬼叛眼。制造省与省、县与县、村与村、姓与姓的仇恨，模糊咱們的階級意識，巩固他們的統治地位，这在土改斗争中早揭发得清清楚楚了。可是如今有些人又忘記了，喝了地主階級的“迷魂湯”，認宗家、續家譜呀，開房头搞分裂呀，弄得黃鱔泥鳅一般粗，四类分子也成了自己人，你說說这样下去可怕不可怕？！

我十二岁时一家人給地主何光云种二亩“悶工田”——沒有耕牛农具，交不起租金，只有劳力給地主帮工换来一点田种。地又薄，离村又远，地主的活又多又重，哥哥是个死做不吭声的人，不到两年背压得跟弯弓一样，眼也成了半瞎子。后来，我和三弟都长成大小伙子了，人工换牛工也能多种几亩地，母亲又給哥哥找了个討飯的姑娘做媳妇，这算将将就就成了一家人家，不再去討飯了。可是地主恶霸他是不会让你过安生日子哩！土皇帝何楚材，在大忙天要我哥哥給他的老婆抬轎走亲戚，哥哥不敢不去。又要我放下自己的活，去給他犁地，我不干！就为这，他掂着枪要打死我。何楚材是伪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的侄孙，大白天他就敢强占人家姑娘媳妇，那时候他杀个人好比踩死个蚂蚁。我一想：老子跑出去也不給你白做活。何楚材恨我没办法，又要抓我三弟的壮丁，三弟也跟着我跑了。沒有好久日本鬼子打

来了，我家的两间茅屋也被烧了，嫂子病死了，留下个小侄子，眼看着一家人又拆散了。幸好没过多久，就解放了。

一九四九年秋收后，我和何绍和两人一同到县里参加贫雇农代表会，准备开展土改斗争。我俩走着说着，说着笑着，腿劲还没有施展开，嘿，嘿到了！我问何绍和：“这不就是随州城吗？我记得十五年前，跟我老媽整整走了两天才进了城門哪！”何绍和问我：“那时候你怎么来的？”“走来的。”“几条腿？”嘿，何绍和这一问，比我说了还清楚，讨饭的有根棍，多一条腿呀。进了会场一看，有男有女，有的面熟，有的不认得，反正都是我們这一号的人。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，句句說的貼心話，想起过去，恨不得把天下的剝削階級杀尽灭絕！晚上大伙一块到县委临时招待所去睡觉，一看，就是那座城隍庙，走进了大殿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大怪神，啊！这不就是石家奶奶說的五

閻君嗎？如今還在那里張着嘴瞪着眼坐着。我進去一看，四周的小神都沒有了，圍着五閻君的神架上，支起了一圈高鋪。那天晚上算是睡在神架上了，五閻君給我們守的崗。夜里我翻來復去睡不着，思想里天上來地下去。我自己也不當家了。夢地里聽見母親哭，三弟叫，又聽見石家奶奶說：“唉呀！怪不得的，你咋住在五閻君神架底下？”……我醒來，伸頭往神架下面看看，又黑又暗，一股霉氣。可是我討飯的時候，為了這個狗窩，不知給老和尚說了多少好話，磕了頭，才能爬進去睡呀！

早晨起來，我拿起掃帚還未掃几下，老和尚忙上前扯着我說：“同志先生，你放下，我來，洗臉去吧。”我認得他，不過他不認得我了。

三天會議，哭了三天，大伙的苦水三年也倒不完。最后縣委書記總結，我只記得一句話：堅決斗倒地主階級，土改徹底翻身！

回到家，進門就撞上東家何光云。我心

想：我的地主老爷，你怎么走錯門啦？往日八抬轎也抬不来你呀！何光云說：“队长，队长！你回来啦？哎呀，我怎么得了哇！孙娃子，打一千罵一万咱是自己爷們哪，你得关照一下呀！”我上去一把抓着他，往日我看见了他們就跟吓掉魂一样，今日我一把抓着他，就像鷹抓鸡娃一般，我还没有用劲就把他抓的嗷嗷叫了。“呸！你給我出去！”我正要揍他，母亲上前拦着了，也喝道：“你快給我滾出去！”他夹着膀子蹭着墙根走了。当时我的心里呀，真是痛快极了！刚刚把地主赶走，我哥哥慢吞吞地說：“一斗粮食买一斗田，上哪里去找哇，就是借几斗粮食，也要买他几斗田。”哥哥这一說，我全明白了，当时我气的真想跟他打一架。后来我一想，要是我没有学习，說不定也会上地主阶级的当。一家人討飯多年，哥哥被地主糟蹋得又瞎又駝，都是因为沒有田地。田地！庄稼人的命根子呀！

我批評了哥哥，哥哥弄明白后气的直躁脚，当时就要找他算賬。我告訴他要一步一步的来，先斗争恶霸大头子。当时土皇帝何楚材正在串通土匪，組織暴动。我們先下手为强，先把他捉着管制起来！过去何家馭的人见了他就害怕，今天我們要整整他，先打下他的威风。斗争大会上农民兄弟的苦水、血泪，嘻！把何楚材小畜生千刀万剐，也难解万分之一的恨。

土改后，咱們当了家，可是穷根还深的很哪，何家馭的貧雇农过去討飯、卖柴禾換粮食吃，如今还是要伸手向国家要粮食吃，嘿，提起这我的脸就发烧。咱是农民哪，自己种的不够吃向国家要，这算什么农民？

只顧在鬧翻身，石家奶奶分了地在东墻住，我一年多也沒有到她家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早晨起来就到她家去了。一进門，石奶奶就拉着我哭起来：“孩子，咱們啥时候翻身哪？！……”过去石奶奶討飯，儿子給地主放牛，弄得黄病

水肿，解放后石奶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儿子接了个討飯的瞎子老婆，刚刚生了一个孩子，儿子又死去了！如今一家人孤寡殘廢，一无劳力，二无家业农具，分給她几亩地，难道让她去啃泥土嗎？我咬着牙，忍着泪！给她担了一缸水走了。我走着想着：貧雇农过去受欺压被剝削；如今翻了身，还是伸不直腰杆，叫人家瞧不起。对地主阶级有党給咱們撑腰，能打倒它！自己可得爭口气，坚决跟着党走，挖断穷根！

何家畝那时候只有几石水田，此外尽是荒土崗、旱地，每亩小麦多者一百多斤，棉花更是少得可怜，每亩的产量不頂现在的十分之一。按照党的指示，要挖何家畝的穷根，首先是开荒修水利。

一九五二年初冬，县委领导修車水沟水庫，要在灑水大沙河里拦腰修一条水壩，还要修一条由水庫直到随县以南长达七八十里的大渠道。这件事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大工程，可

是在一九五二年，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呀！全县来了几万民工。在这以前农民做梦也没见到过。老年人说：“沙河没底，怎么能打起一座墙来呢？”也有人说：“这只怕是劳民伤财！”河里的泥沙要人下水摸着挖，一担一担的挑上岸。有些人说：“这是聋子治哑巴，越治越哈巴！”那时候不要说有些群众不通，就是我这个乡长也不摸底，这是科学呀，咱不懂不能装懂。不过我有一条，听党的话就没错！挖！担！咱的领导方法少，不会说么事，有的是力气，领着大伙跳到水里日夜的挖，吃饭也不上岸。北风小雪，也忘了冷。一天早晨，我在水里站久了，被冻在水里了，后来同志们把我弄上来。嗨，有人说咱是傻瓜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咋想的，我只知道我自己是挖穷根，我挖着想着讨饭时受的罪！想着翻了一半身的贫雇农东坞的石家奶奶，我的腿就像是烧红了的铁，冻不坏！我们何家畷以后再也不能向国家要粮



食吃。

当时积极苦干的都是貧雇农，推推动动、拨拨轉轉的人不用問，都是有几斗余粮的老农户。他們认为远水不解近渴，沒水庫也能过。还有更坏的人，他們专门放暗箭，說：“大坡河的龙脉挖断了，洪水一来，蛟龙横冲，历山区何家畝人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”为了筑好壩基，要爆炸山石，从河南南阳請来了爆石的工人，见了他們就想起我八岁时跟着“吃大鍋飯”了！不是穷兄弟的階級情分，那年月还有我这一家人嗎？爆石工人为了咱們过好日子拼命的干，誰知“暗箭”就对准了他們，說：“大石坡是历山区何家畝的宝山，风水地，河南‘齋子’是坏蛋，要炸坏湖北人的风水，叫湖北人受苦受难，人財两空。”又說：“大石坡有一条神蟒，炸山惊动了它，就要出来显灵，伤人的命……”工地上传遍了謠言，有的民工害怕偷跑了。开渠开到一户富裕中农地里，他让他的老婆躺在地

里不起来，說要开渠就先把她活埋在那里……一天夜里，坏蛋竟然把河南石工的工棚烧了，說这就是神蟒显了灵。那时候的生活不如现在，特别是思想觉悟，更不及这时候，这顾虑那顾虑的人不少，再加上破坏的，真是难搞呀。党叫咱依靠贫雇农，发动群众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斗争！群众一起来，破坏分子现了原形。果然是一小撮地富伪保人员作的怪，工地上边揭发边斗争，越斗争干劲越高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，群众起来了，能人多、窍门也多，你想不到的地方他就想到了。就这样依靠贫雇农，团结中农；开荒、修水库搞得热火朝天，如今办公社，还是要依靠贫农、下中农，要依靠到底！

要说起这几年咱们办公社，可也真不容易，多亏毛主席领导的好，到了一九六〇年，何家畷这个小小的公社就卖给国家三百多万斤粮食。看看今天，想想过去，何家畷人的心里

是什么滋味？把天翻过来也要跟着共产党走！如今有些青年娃子們富里生富里长，不知道解放前的事，对地主阶级是“只见贼挨打，没见贼杀人”。在学校里讲的么事阶级观点呀，阶级路线呀，遇到事上就忘啦，用不上。他们没吃过狼的亏，不知道狼心狠哪！过去老先生們常说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。”照我体会，咱这四十几的人，对十几二十几的青年不教育，那就是咱们一生的大过错。

---

## 血染万乡河

旭 明

广西全州县，素有“桂北粮仓”之称。离城不远，有个大村子叫龙水，万乡河绕村而过，汇入湘江，田多地广，更是一县首富之区。难怪解放前三百多户一个村子，竟挤了五十多家地主。这五十多户地主当中，最有钱有势、独霸一方的，当推“廉访第”蒋伯华家。一进村，就看见一座威严府第，风火墙里，瓦角飞檐仿佛獠牙似地根根翘起，高大的黑漆门楼上方，挂着丹漆金字的“廉访第”横匾。原来蒋伯华的父亲蒋蓬史，做过前清的“河南廉访史”。这位廉访大人，借“廉访”之

名，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給子孫置下了偌大一份家業，單是這座“廉訪第”，就占地廿八畝；雕梁畫棟、奇花異木，真是氣象萬千。蔣伯華兄弟三個，也都曾做過官，又在外鄉外縣置下了許多田產。到了他們的兒孫手上，就都大半靠着祖上的蔭祿，坐守鄉里，收租收債，呼奴使婢，抽大烟，討小婆，整日歪在描金床上，享受榮華富貴，打發悠閑歲月了。

常言道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地主們的家業愈大，愈是貪饕狠毒，農民們的生活也就愈是悲慘。這龍水村里，不知有多少人家被地主逼得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！至于幫工、抬轎、討米、住公堂的人家，所謂“做四樣”的，更是不可勝數。下面這段血淚家史，主要是講村里一個貧農女兒蔣友香半生的悲慘遭遇，可一件一件，就都跟“廉訪第”蔣家分割不開。

說起友香的親爹，誰也不曉得他叫什麼名

字，活了一世人，只有个花名叫“石菩薩”，意思是这人死做活受，沒言少語，像块石头刻的一样。在早他也曾有過两亩薄田，后来被“廉訪第”夺去了，就給这家打长工，做牛做馬，熬到四十多岁上，得了痲病，只剩下一把骨头，便被蔣伯华一脚踢出大門，仿佛随手扔掉一节榨干了汁水的甘蔗一样。可怜他劳苦一世，还是下无立脚之地，上无片瓦遮身，又丧失了謀生的力气，只得和老婆搬到村外路亭旁边，一个叫牛屎塘的地方，找了个勉强能够爬进爬出的土洞住下来，自己咳咳喘喘，行动不得，全靠老婆討米活命。

牛屎塘这地方，是个最肮脏的干水洼子，乱坡荒坟間，荆棘丛生，蚊蝇麤集，蛇走虫爬，夏秋之际，雨水一多，臭水四溢，恶气氤氳，哪里是人居住的地方。友香爹在又霉又臭的土洞里住了不久，便得了“湿疸病”，脸色像黄皮果，肚子鼓胀发亮，手脚像青麻杆，只剩下一口气

了；可是，在这样的絕境，偏还生下了友香。

这是民国二年，也就是一九一三年春天，小土洞里，临盆的母亲，咬紧牙关，自己用一块破瓦片割断臍带，女仔呱呱墜地了。一生下地，痛苦的生活便开了头，沒有奶吃，沒有衣穿，姆媽撕下半截褲筒把她抱起来，放在又潮又脏的草墊子上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撑持着爬出洞子，去向人家討碗米湯来喂。

在这样潮湿阴暗的地方，女仔无論如何是活不下去的。友香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說：“落到这步田地，养仔养女是造孽呵！要是舍不得用脚盆扣死，就放她一条生路吧。”姆媽可紧紧地抱着瘦得像猴仔的友香，眼泪湿湿地看着，舍不得丢手。她生过三个仔，都是不到会讲话就餓死了，如今这一个，还不是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么！姆媽心碎了，双手不觉松开了。

就这样，友香刚滿四十天，便以两升米的身价，抱給村里住公堂的邓家当童养媳。邓家

也是穷苦人家，两公婆怕仔长大了討不起亲，才狠下心多添这一张嘴。友香去了，好歹能保住一条命，說到那两升米，完全是穷人的义气，友香爹媽心里只有千恩万謝呵。

邓家公婆来抱人时，友香爹只是长一口短一口地叹气，友香媽可又伤心地哭了一场。骨肉分离呀！可有什么給女仔当做“陪嫁”的呢？这“家”里，只有一床烂草垫，一口破鼎鍋。姆媽想来想去，后来把仅有的一包針綫，塞进了襦袂里，抽抽噎噎地对不知事的友香說：“俺<sup>①</sup>苦命的女仔，姆媽顧不了你了，就只有这一包針綫陪送你，长大了給邓家大哥縫縫补补，好生操劳去吧。”……

友香去了，这就是生离死别，四年后鬧春荒，姆媽討不到米，又染上了“湿疽病”，行动艰难，不久父母餓病而死，友香搭帮邓家公婆

---

① 俺——全州土語，即我。



設法討了兩副“火板”，就埋在牛屎壩邊。

友香的婆家，原來是山里鵬婆源的人，逃荒來龍水村的，一家四口，兩公婆帶兩仔，住在“新公堂”的一間破屋；種着公堂的二畝“裝香田”，好在兩公婆都還有力氣，男人除種這二畝田，還打零工、抬轎，女人在“廉訪第”幫工當下人，做的是洗衣服倒馬桶這類“下賤”活路，总算勉強能混碗稀粥喝。友香未來的男人，才比她大三歲，都喊他“螞蚧”，意思是別處跳來的。龍水村，全村姓蔣，地主老爺們把外鄉外姓看成野種，立下明文：不准買房置地，連生娃仔也不能在村里。

友香長到十五歲，和男人合了房，夫妻十分恩愛，眾人都講她長得秀氣，人又伶俐勤快，公婆自然歡喜，想想四十天的女仔，全靠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，不是親生，也是親養呀。可是那年月，窮人的一點“福”，像苦蕎子花一樣，開得了幾久？困苦光陰催人老，兩公

婆漸漸做不動了，單靠兩畝“裝香田”，好年景打得四担谷，交一半租，留下種子，還剩几把米？坏年景，可連租也交不出。早几年，公公抬轎子走一趟兴安、桂林，還能掙得几升米來养活家口，如今老爺太太們，一見他那弓腰駝背的模樣，多一眼也懶得看了。螞蛄雖說已經二十出頭，從小飢一頓飽一頓的，長得還像个半大小人，力氣跟不上。可是好也罷，歹也罷，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已經落到了年輕夫妻肩上，担不起，也得担。于是男人給“廉訪第”打長工，友香給“廉訪第”当下人，喂猪、推磨、倒馬桶，像牛馬一樣使喚。有一回，下雪天冷，友香沒有把馬桶刷干淨，自生七小姐就卡着她的頸項要她舐了，友香稍微反抗，便被打得昏死過去。

一九三三年，友香二十一歲那年，生了个女仔。老爺們不准她在公堂里生，只得生在村外灰房里，也像姆媽一樣咬緊牙关，自己用破

瓦片割断了脐带。第一次做母亲，再说受苦，友香心里也有欢喜，生时恰逢“谷雨”那天，便给女仔取了个名叫“喜谷”，可是，名字再吉祥，也保不住孩子的命。“喜谷”在人世上没有活到百日，便又病又饿死了。有什么法子呢？友香不是太太小姐，可以睡在床上，连一点风也怕吹着。她生了“喜谷”的第三天，就要到“廉访第”去上工，每天两头不见亮，不到时候，主家决不放回来，她无法心疼孩子呵！

冬雪秋霜，血流汗滴，又是十年过去了。友香三十一岁了，牛马生涯折磨人，她变得又瘦又小，仿佛比十年前还矮了些，脸上也打满了细纹。这时间，一家人的生活，已到了最凄惨的地步。公婆头发全白了，什么也做不得了。“螞蚧”兄弟俩，为了逃壮丁，到处躲躲藏藏，轻易不敢落家，一家人的生活担子，友香一个人挑着，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，拖着一个四年前生在灰房里的娃仔永生，还得去“廉访

第”帮工，做最沉重的活路。加上公婆出去讨点米，一家人糠菜当粮吊着性命。可就在这般时候，“廉访第”蒋家还伸出了血手。

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一日夜晚，天未明时，地主乡长蒋知县领着几个乡丁，踢开了友香的屋门，一见螞蛄在家，他冷森森地笑道：“螞蛄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走，当兵去！”

一家人齐跪在地上，给乡长叩头。男人央告道：“乡长老爷，你做点好事吧，看俺一家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乡长伸手打了男人两耳光，“躲壮丁，犯死罪，你晓不晓得？”螞蛄知道央告无用，打算夺门逃跑，被几个狼虎乡丁抓住，扎了个五花大绑，推倒在地上，一顿拳打脚踢。

友香吓得快昏死过去，猛然间想到乡长也有子女，或许能打动他的怜悯之心，就指着自己的肚子哀哭道：“老爷呀！你发发慈悲吧，可怜可怜俺肚里这个，让他父子俩能见一面。

……”

“见什么？絕不了种就行了，日本人都打到湖南了。螞蚧要是为国捐了躯，你一家都光荣。”乡长倒說得冠冕堂皇，其实，他何曾想到抗日，他只貪图替“廉訪第”的少爷們抓一个替死鬼的身价。“帶走！”他招呼乡丁。友香沒命地扑上前，抱住他的脚，嘶声啞气地哭道：“老爷，你不能拉走俺男人，俺一家老小，日后依靠哪个呵？……”

乡长发火了，一腳把友香踢倒在地上，吼道：“再蛮纏，就把你关起来！”友香捧住肚子，痛得脸色惨白。

螞蚧掙扎身子站了起来，頸項上的粗麻繩勒得他脸色血紫，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，瞪着別滿血絲子的眼睛，朝乡长喊道：“老爷，你不要欺她女人家，我去就是了，要是塞不了炮眼，回来俺們再把賬算！”

“哼！你今生休想再回来了，螞蚧！”乡

长皮笑肉不笑地说。男人没有搭理他，转过脸来望着友香，嘴角一扯一扯的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后来哽声哽气地说道：“永生他妈！我走了，你自家找主逃生吧，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！”

一家人又哀哀地哭起来，友香痴痴地看着男人那张青筋鼓胀、眼泪汪汪的脸（这就是她最后一次看见的，从此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）。老天爷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穷人这样受罪？为什么？！突然间，她眼前昏天黑地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……

夜深人静，到处一团漆黑，友香孤零零地立在万乡河岸边，像一节朽木桩子一样，脚下的河水，呜呜咽咽地流；水湾子里的芭茅草，瑟瑟嗦嗦地响，叫人心里发冷。这世界，她实在不愿意再活下去了！她活了三十年，此时此刻，可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有苦，前是苦，后是苦，苦瓜拌黄连，苦了又苦哇！跳下去吧，

一了百了，她挪动脚步，更贴近岸坎，河边的松土块嘩啦一声掉进水里去了，猛然间，她仿佛听见男人嘱咐的声音：“……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。”男人那张被粗麻绳勒得青筋鼓胀、眼泪汪汪的脸也立刻出现在面前。她周身一阵抽搐，站定了。她想：这时在家里草铺上，永生该睡得正香？或许已在哭喊着要妈妈？还有肚子里这条命，跳下去，就是三条命，怎忍得下心呵！

友香终于打断了死的念头，倔强地活了下来。两个多月以后，她在牛屎塘边割草时，生下了安生。

家里又添了一张嘴，可连一粒米也没有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向谁去借去讨？恰好这时，

“廉访第”里，又新添了一位孙少爷，缺奶吃，要用一个奶妈，友香便自己荐了去。地主婆嘴上说行个善，实际乘人之危，条件万般苛刻，讲明对换，不给工钱，每天只给友香的奶

仔半升米打米糊，奶水可全归孙少爷吃，平日不准回家。为了给一家四口换这半升米吊命，友香只得忍泪吞声应承下来，想到一堵风火墙，把母子活活分开，有奶不能喂亲仔，还受不完气，心里难过，时常偷抹眼泪，地主婆见了，不是打，就是骂，说她存心想把奶水哭回去，威胁说不给她米。可怜友香，连心里的一点母子感情也不能有呵！

友香刚当了一个月奶妈，日本鬼从湖南新宁打了过来，新的灾难又开头了。友香亲眼看见，村里的三牲六畜全杀光了，房子也烧掉了大半，多少走不动的老年人成了日本兵的刀下鬼，可是遭难的多半是穷家小户，“廉访第”这一大家，几乎一根毫毛未触动。前清廉访大人的一个孙仔蒋龙生，原先在北京做国民党的大官的，早已摇身一变当了日伪察哈尔省的财政厅长了。

地丢荒了，人死了，房烧了，这样的大灾



大难，穷人如何经受得起？友香一家人的生路更是完全断了，只有靠挖野菜充飢，见什么吃什么，吃青麻叶、芭蕉头、苦仔公、蕨苗子……一家人的脸色吃得像死人一样烏青烏青，两个老人熬不住，相继死了。大仔永生吃野菜中了毒，大肠头脱出肛門半指长，整天流脓滴水；小仔安生未滿周岁，餓得細頸子架不住大脑壳，总是歪在肩膀上。

男人渺无音信，公婆活活餓死，友香呀友香，她真是再也熬不下去了。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呀？可是，她得活下去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她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死。

于是，蔣友香，这个心地純善、手脚勤快的女人，像三十年前她的姆媽一样，被旧社会残酷地剝夺了一切，也成了无依无靠的討米婆，手上牵一个，背上背一个，风里雨里、血泪和泥、脚步蹣跚地在四乡八里轉来轉去。

这時間，众人都劝友香改嫁算了。不久，

一个叫双喜的穷人，过去一块在“廉訪第”帮过工的，出来替她說媒，男方也是穷人，三十多岁的光杆子，名叫蔣德胜，友香也認得，曉得这是个老誠敦篤的穷汉子，靠得住的，三思两慮，她点了头，可想起那生死未知的男人，不禁心似箭穿。莫怪友香无情义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娃仔活活拖死呵！

一九四五年开春后，友香和蔣德胜結婚了。說是結婚，其实連交杯酒也沒喝一口，不过是把几件破烂搬到德胜家住的茅厂里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友香照旧出去討米，只是把小安生留給婆婆照看罢了。

說起德胜这家，也是外来戶，世世代代在大西江峽口河撑渡船为生，到他父亲蔣大手上，遭了大洪水，渡船和茅厂都冲走了，只得帶着一家人逃荒来龙水。他丢掉手上一根篙杆，換了肩上两根轎杆，另外还佃了“廉訪第”几亩田来种，日子还勉强撑持得下去。时光消

逝，蔣大一天天老了，抬不动轱了，幸好德胜已经成人，长得肩宽膀大的，又接替父亲做起抬轱生涯。德胜抬了十多年轱，磨得肩膀像漆树皮，小腿肚上的青筋鼓鼓的像蚯蚓一样，可过了三十，还讨不起亲，幸好碰到友香这样的苦命人。

再说友香嫁过来以后，一天能吃上两顿见米粒的稀粥，不多久，她像一棵被风雨摧残得快干透心的苦楝树，又稍微还了点生气。德胜和公婆对她带过来的两个仔，也知疼知热的，不另眼看待，兄弟俩也长得壮实了些。这些都使友香心头温暖，对德胜一家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。德胜长日抬轱，远走桂林、兴安、湖南新宁等地，她就在家努力操劳家务，孝敬公婆，还给“廉访第”等家打点零工。靠着男人精干，自己勤快，一家人齐心，死挣活挣，穷日子总算比过去见了些起色，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情，心里就千拉万扯地痛，仿佛有一道

永远长不攏的血口子。

这年夏天，友香又怀了身孕，一家人自然欢喜，越发泼出命地干，想給未落地的娃仔掙口干的吃。可是呵，就連穷人的这一丁点快活想头，也惹得老爷們气不順了，眼紅了，阴森森地盯着恨着，心里打着毒算盘。

割谷时节，公公蔣大，拼着老力气到“裕园”蔣寿增老爷（廉訪大人的重孙）家帮工。車谷、晒谷，日夜忙不开交，只得暂时住在老爷家里，恰好在这期間老爷家丢了兩担“光刀紙”，这位老爷一黑心肠一口咬定蔣大偷去全州卖了，要他賠出三十块光洋，还要請客賠礼認錯，不然就送官究办。天哪！这样多錢，蔣大如何賠得起，真是飞来橫祸，他跪在地上，叩头求饒道：“大老爷，你看我这大把岁数，兩担紙我怎挑得去全州，你做做好事，积积阴功吧！”寿增咬牙冷笑道：“你挑不动，你的仔还挑不动？哼！看他那身力气，多能跳騰，怕老

爷的两仓谷他也能挑得去！”蔣大忙說：“俺德胜去桂林未曾回来，他一点也不晓得呀！”“我管不得，你住楼下，‘光刀紙’放楼上，不是你偷还有誰？反正你們这些穷骨头又奸又鬼，你不赔，还怕全州衙門关不下你？”老爷說罢，一拂袖子走进屋去了。

蔣大还想上去哀求，几个“垫仓脚”①抓住他不問青紅皂白地一頓拳打脚踢，一边声声逼問他赔是不赔，蔣大挨不过了，說了声：“我赔！”放声大哭不止。这真是“鋼刀架在穷人頸，有理无理都一刀”呵！

蔣大回到茅厂，讲了此事，一家人又哭得死去活来，无法可想。寿增老爷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逼，要拿蔣大送官。德胜抬轎回来，一听说，气得捶胸頓脚，想先去全州县告一状，蔣大叹道：“算了！天下衙門为錢开，有理无錢莫进

---

① “垫仓脚”——全州土話，即地主的狗腿子。

来，你去还不是找罪受，哪管你家败人亡，这钱这礼还是要赔！”友香也拦住德胜劝他不要去闹祸，同时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，哭得呜呜地抬不起头来。

万般无奈，她家只有把血汗挣来的一点可怜家业当尽卖光；开荒种得的一点棉花、杂粮，一家人仅有的两床铺盖、几件像样的衣裳、一口大鼎锅、一头架子猪、连看家的狗也卖了，又找别家老爷借了笔圈王债，才凑够四十块光洋；三十二块赔“偷”，余下的请酒赔“礼”。这豺狼世界，穷人是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呵！

经过老爷这样刮骨熬油地一整治，茅厂里空空荡荡，比洪水冲过还干净，一家人只有“喝风滚草”了。过了两个月，事情被查出来，那两担纸原来是寿增老爷家一个叫蒋义的“垫仓脚”偷的，可老爷不愿重提旧事，事情不了了之，友香一家人受的冤屈、折磨，向谁去伸诉呢？

又过了不久，友香怀孕足月，冬月里，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，给德胜生下了一个男儿，取名雪生。可怜奶仔生下地，家里已连一片包布也找不到，友香忍着泪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破裤子撕来抱了他，自己连门也出不去了。爹爹妈妈、爷爷奶奶，谁不心痛这奶仔，可时近年关岁末，抬轿、帮工挣的钱，要先还债，家里早已粒米俱无，餐餐野菜当粮，坐月的友香，稍微强一点，吃了四十天萝卜，瘦得前胸贴后背，哪挤得出一滴奶水，雪生活活地饿死了。

可是那年月呀，穷人的灾难，像呜咽的万乡河没有尽头，更悲惨的事情还在等着友香一家人。

新年到来，龙水村里，地主老爷的庄园府宅：“聚财第”、“裕园”、“养园”……处处张灯结彩，爆竹声声，家人欢聚一堂，吃喝不完，享乐不尽，可像友香这等穷苦人家，还照旧是黑灯冷灶，脸上找不到一点喜气笑影。

正月初三，德胜一早抬“养园”的龙生八太太去桂林。蔣大上山打柴。友香給茅厂跟前的小块菜地浇水淋肥。跛脚的婆婆在附近土坡上一瘸一拐地檢着柴火。一家人都和往日一样各自忙累着。这时间，紧貼着土坡下的“养园”里，龙生八老爷的仔孙少爷蔣世桐（也是廉訪大人的一个重孙），正領着几位太太小姐，在花园嬉鬧玩耍。蔣世桐玩得兴起，从房里取来一支步枪，叫下人把一只洋鉄桶装满石灰，挂在园中一棵柚子树上，准备当“靶子”打，向女眷們亮亮自己的本事。說起这位“廉訪第”的子孙，才二十几岁，在村里可是个“非凡”的人物，从小跟随在北方做国民党和日伪大官的八老爷，受过日本人的高等教育，见过大“世面”，經常穿着日本式的高筒馬靴、“一口钟”式的日本呢制服。日本鬼快垮台时，他“荣归”故里，替父亲在“裕园”里督造一座小洋楼，挖空心思，在楼頂上修了个养魚池。



他很受“廉訪第”長輩們的贊賞，便更加不可一世，在村里橫行霸道，連狗見了他也夾起尾巴，怕挨他的槍子兒。

且說友香正在地里忙着，忽听得“砰”地一声槍响，接着听见花园里太太小姐們大驚小怪的叫了几声，她忙往那里一看，只见蔣世桐已經又举起槍，瞄着柚子树上的石灰桶；这棵树，恰好正对着花园外半坡上友香家的茅厂。这太危險了！友香慌忙跑下土坡，踮起脚尖双手把着花园的矮牆喊道：“孙少爷，莫打了！小心伤了人呀！”

話未落音，又是一声槍响，子弹“噠”地一声飞过她头顶，打在茅厂上面，友香吓得头皮发麻，又連声喊叫劝止。

蔣世桐看见这个衣衫襤褸的穷婆娘，胆敢当着太太小姐們的面大喊大叫，扫他的面子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咔嚓一声又把子弹推上膛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快滾开！不然就給你一槍！”

友香想到正在茅厂里睡觉的二仔安生，和正在附近捡柴的婆婆的安全，也顾不得害怕，还是大声喊叫，又对她认得的一位小姐喊道：

“六小姐，做点好事劝劝孙少爷吧，坡上有人呀，莫打了！”

蒋世桐怒火高烧，他早就嫌花园外这个烂茅厂大煞风景，如今这讨米婆还敢来败他的兴；打死一个又怎样？就把枪口对准友香，吼道：“你滚不滚？不滚……”

友香又惊又怕，眼泪直流，正要转身，枪声响了，她两眼紧紧一闭。可是子弹没有打中她，却从她头上飞过，打中了正从坡上迎面走下来的婆婆。

婆婆哼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友香没命地哭喊着扑了过去，把婆婆搂在怀里。真惨极啦！子弹正好从嘴里打了进去，鲜血直喷出来，溅得友香满身都是，友香吓呆了，只是不断用手替婆婆抹着脸上的血，嘴上干喊着：“姆妈呀！”

姆媽呀！”可怜老婆婆痛得渾身顫抖，老脸皺縮在一起，两手直在空中乱抓一陣，两脚蹬了几下，一句話也未會說，就咽了气。大年初三，地主仔把人命当儿戏，三声枪响，穷婆婆当了活靶，这是一笔血債呵！

花园里，太太小姐們都猪嚎鬼叫地跑进小洋楼里去了。蔣世桐一见打死了人，也不免一惊，可跟着就把心一橫，带着两个“垫仓脚”跑到尸首跟前，大声吓唬友香道：“你喊什么？再喊連你一枪打死一块埋！”

村里的穷人們紛紛跑了来，见此慘状，莫不咬牙切齿、搖頭叹气，可是，看见鉄青着脸的孙少爷站在旁边，也不敢多講。这时有人去給正在“廉訪第”里打牌的龙生八老爷报信，他还把桌子一拍，故作鎮定地說：“快出去！大年初三的，哪个打死人？莫不是自己找死！”

中午，蔣大回家来，一见老伴血淋淋的尸首，当场閉了气昏死在一旁，醒来后扑在尸身

上哭喊道：“天哪！餓沒餓死你，冻沒冻死你！吃了一輩子苦，哪，哪想你死得这样慘……”友香和两个娃仔也跟着公公放声痛哭，光景十分凄慘。后来蔣大忍住哭，站起身要去找蔣世桐算賬，可被乡长和几个“垫仓脚”死死拖住，口口声声說是流弹誤伤，私下了結算了。龙生八老爷怕把事情声扬出去，勉强答应給三担米、一副棺材，还說这是“行善体恤”。

到了晚上，恢复了神智的友香才把事情的經過說給公公知道。蔣大听了，更是悲憤交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第二天，有人暗中劝蔣大請人写张状子到全州去告。蔣大想等儿子回来商量，还没有請人写状子，却被一个叫蔣世珍的地主老爷知道了消息，跑去报了龙生八老爷，这个狼心狗肺的汉奸，仗着有錢有势，买通了地方保甲、官府衙門，故意不聞不問，还放話說：誰敢帮写状子，定不饒他。接着又縱子行凶，想威逼蔣

大不敢去告状。

正月初八晚上，蔣世桐穿着带马刺的日本馬靴，領着几个“垫仓脚”，踢开了茅厂的高梁杆門，把蔣大倒拖出来一頓毒打，友香上去拦挡，也挨了几脚。临走时，蔣世桐还对已經打得昏死过去的蔣大說：“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你去告吧！从今天起，你家老小敢走出龙水半步，統統打死，一个不留。你在外面的仔也休想再回来！”

友香用力把公公揿进茅厂里，蔣大被打得头破血滴，周身青紫，躺在草鋪上动也动不得。友香守着他，想起刚埋葬的婆婆、出門在外的男人，低声哭喊道：“老天爷呀，你真是瞎了眼睛，这世界，叫穷人怎样活呵！”

过了三天，蔣大掙扎起身，忍住伤痛，拄了根棍子走进村里，想打点酒来調药治伤。不料被蔣世桐看见，疑心他是去請人写状子，又在街上拦着他，把他飽打了一頓。蔣大酒沒有打

成，勉强走回来，躲在家里，不吃不喝，整天哭一阵，呆一阵，变得简直不成人样了。可是蔣世桐这禽兽，还放心不下，正月十五他喝了点酒，又领着人闖进茅厂，把蔣大毒打一頓，拼命用馬靴周身乱踢。凶手們走后，友香把公公抱上草鋪，只见他鼻青眼肿，七窍流出黑血，只剩下一絲游气。可怜蔣大这年过花甲的老年人，怎經得几番毒打，三天以后，便死去了。

破茅厂里，只剩下友香和两个娃仔了。她像泥塑木雕一样，守着公公的尸首，紋絲不动；两眼呆呆的，一点眼泪也沒有。娃仔餓得哭叫，她也仿佛沒有听见。她什么也不曉得做了。还是同村的穷苦弟兄，千方百計湊了副“火板”，就託蔣大依旧穿着那身血衣，幫她把公公埋葬了。

友香的眼泪流干了！悲惨的命运快把这女人逼疯啦！

家史写到此处，真是再也写不下去了，旧

社会，可真是叫人寒心啦！难道穷人的悲惨日月，真像呜咽的万乡河，没有尽头么？！

一九四九年十月龙水村解放了，从此，在友香的生活中，苦难的日子结束了，欢乐的日子开了头。

此后的事情，就不在这里细讲，总之穷人的日子，好比倒吃甘蔗，一节比一节甜。友香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这个被老爷们害得半死不活的女人，土改时当了贫农委员、妇女排长，雄赳赳地扛起枪把“老爷们”押到一区去开斗争大会，她伸了冤、报了仇，眼看着“廉访第”成了国家的粮食仓库，金字横匾被众人踩在脚下，“裕园”成了乡人民政府，“养园”成了乡卫生院。她一家也搬进了老爷住的高门大屋；两个仔进了学校，男人德胜被众人选为生产队长。

在村子里，谁都知道友香是最苦最苦的根子，都关心她、敬重她，时常到她家去坐坐访

訪。她也时常愛把过去的事向后生娃仔們說說  
講講，最后总不忘說：“旧社会給俺們的苦处，  
千祈要記住，要一代一代传下去……”